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一百二十回的水滸

(九十)

施耐庵著
胡適序

商務印書館發行

香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一五五號



國學基本叢書

交換



燕青秋林渡射鴈

宋江東京城獻俘

話說當下宋江問降將胡俊有何計策去取東川，安德兩處城池。胡俊道：『東川城中守將，是小將的兄弟胡顯。小將蒙李將軍不殺之恩，願往東川招兄弟胡顯來降。剩下安德孤城，亦將不戰而自降矣。』宋江大喜，仍令李俊同去。一面調遣將士，提兵分頭去招撫所屬未復州縣；一面差戴宗賚表，申奏朝廷，請旨定奪；並領文申呈陳安撫，及上宿太尉書札。宋江令將士到王慶宮中，搜擄了金珠細軟，珍寶玉帛，將違禁的龍樓鳳閣，翠屋珠軒，及違禁器仗衣服，盡行燒毀；又差人到雲安，教張橫等將違禁行宮器仗等項，亦皆燒毀。

卻說戴宗先將申文到荆南，報呈陳安撫，陳安撫也寫了表文，一同上達。戴宗到東京，將書札投遞宿太尉，並送禮物。宿太尉將表進呈御覽。徽宗皇帝龍顏大喜，即時降下聖旨，行到淮西，將反賊王慶，解

赴東京，候旨處決，其餘擒下僞妃，僞官等衆從賊，都就淮西市曹處斬梟示施行。淮西百姓，遭王慶暴虐，准留兵餉若干，計戶給散，以贍窮民。其陣亡有功降將，俱從厚贈蔭。淮西各州縣所缺正佐官員，速推補赴任交代。各州官多有先行被賊脅從，以後歸正者，都着陳瓘分別事情輕重，便宜處分。其征討有功正偏將佐，俱俟還京之日，論功陞賞。勅命一下，戴宗先來報知。那陳安撫等，已都到南豐城中了。那時胡俊已是招降了兄弟胡顯，將東川軍民，版籍，戶口，及錢糧，冊籍，前來獻納聽罪。那安德州賊人，望風歸降。雲安，東川，安德三處，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皆李俊之功。王慶佔據的八郡八十六州縣，都收復了。

自戴宗從東京回到南豐十餘日，天使捧詔書，馳驛到來。陳安撫與各官接了聖旨，一一奉行。次早，天使還京；陳瓘令監中取出段氏，李助，及一行叛逆從賊，判了斬字，推出南豐市曹處斬，將首級各門梟示訖。段三娘從小不循閨訓，自家擇配，做下迷天大罪，如今身首異處，又連累了若干眷屬，其父段太公先死於房山寨。

話不絮繁，卻說陳安撫宋先鋒標錄李俊，胡俊，瓊英，孫安功次，出榜去各處招撫，以安百姓。八十六州縣，復見天日，復爲良民，其餘隨從賊徒不傷人者，撥還產業，復爲鄉民。西京守將喬道清，馬靈，已有新

官到任，次第都到南豐。各州縣正佐貳官，陸續都到。李俊，二張，三阮，二童，已將州務交代，盡到南豐相敘。陳安撫，衆官，及宋江以下一百單八個頭領，及河北降將，都在南豐設太平宴，慶賀衆將官僚，賞勞三軍將佐。宋江教公孫勝，喬道清主持醮事，打了七日七夜醮事，超度陣亡軍將，及淮西屈死冤魂。醮事方完，忽報孫安患暴疾，卒於營中。宋江悲悼不已，以禮殯殮，葬於龍門山側。喬道清因孫安死了，十分痛哭，對宋江說道：『孫安與貧道同鄉，又與貧道最厚，他爲父報仇，因而犯罪，陷身於賊，蒙先鋒收錄他，指望日後有個結果，不意他中道而死。貧道得蒙先鋒收錄，亦是他來指迷。今日他死，貧道何以爲情。』喬某蒙二位先鋒厚恩，銘心鏤骨，終難補報。願乞骸骨歸田，以延殘喘。』馬靈見喬道清要去，也來拜辭宋江：『懇求先鋒允放馬某與喬法師同往。』宋江聽說，慘然不樂，因二人堅意要去，十分挽留不住，宋江只得允放。乃置酒餞別。公孫勝在傍，只不做聲。喬道清，馬靈拜辭了宋江，公孫勝，又去拜辭了陳安撫。二人飄然去了。後來喬道清，馬靈都到羅真人處，從師學道，以終天年。

陳安撫招撫賑濟淮西諸郡軍民已畢。那淮西乃淮濱之西，因此，宋人叫宛州，南豐等處是淮西。陳安撫傳令，教先鋒頭目，收拾朝京。軍令傳下，宋江一面先發中軍軍馬，護送陳安撫，侯參謀，羅武諭起行。

一面着令水軍頭領，乘駕船隻，從水路先回東京，駐札聽調。宋江教蕭讓撰文，金大堅鐫石勒碑，以記其事。立石於南豐城東龍門山下，至今古蹟尙存。降將胡俊，胡顯置酒餞別宋先鋒。後來宋江入朝，將胡俊，胡顯反邪歸正，招降二將之功，奏過天子，特授胡俊，胡顯爲東川水軍團練之職，此是後話。

當下宋江將兵馬分作五起進發，尅日起行，軍士除留下各州縣鎮守外，其間亦有乞歸田里者。現今兵馬共十餘萬，離了南豐，取路望東京來。軍有紀律，所過地方，秋毫無犯；百姓香花燈燭價拜送。於路行了數日，到一個去處，地名秋林渡。那秋林渡在宛州屬下內鄉縣秋林山之南。那山泉石佳麗，宋江在馬上遙看山景，仰觀天上，見空中數行塞鴈，不依次序，高低亂飛，都有驚鳴之意。宋江見了，心疑作怪；又聽的前軍喝采，使人去問緣由，飛馬回報，原來是『浪子』燕青初學弓箭，向空中射鴈，箭箭不空。卻纔須臾之間，射下十數隻鴻鴈，因此諸將驚訝不已。宋江教喚燕青來。只見燕青彎弓插箭，卽飛馬而來，背後馬上捎帶死鴈數隻，來見宋江，下馬離鞍，立在一邊。宋公明問道：『恰纔你射鴈來？』燕青答道：『小弟初學弓箭，見空中一羣鴈過，偶然射之，不想箭箭皆中。』宋江道：『爲軍的人，學射弓箭，是本等的事。射的親是你能處。我想賓鴻避寒，離了天山，銜蘆過關，趁江南地煖，求食稻粱，初春方回。此賓鴻仁義之

禽，或數十，或三五十隻，遞相謙讓，尊者在前，卑者在後，次序而飛，不越羣伴；遇晚宿歇，亦有當更之報。且雄失其雌，雌失其雄，至死不配。此禽仁義禮智信，五常俱備：空中遙見死鴈，盡有哀鳴之意，失伴孤鴈，並無侵犯，此爲仁也；一失雌雄，死而不配，此爲義也；依次而飛，不越前後，此爲禮也；預避鷹雕，銜蘆過關，此爲智也；秋南春北，不越而來，此爲信也。此禽五常足備之物，豈忍害之。天上一羣鴻鴈相呼而過，正如我等弟兄一般。你卻射了那數隻，比俺兄弟中失了幾個，衆人心內如何？兄弟今後不可害此禮義之禽。」

燕青默默無語，悔罪不及。宋江有感於心，在馬上口占詩一首：

山嶺崎嶇水渺茫，

橫空鴈陣兩三行。

忽然失卻雙飛伴，

月冷風清也斷腸。

宋江吟詩罷，不覺自己心中悽慘，覩物傷情。當晚屯兵於秋林渡口。宋江在帳中，因復感歎燕青射鴈之事，心中納悶，叫取過紙筆，作詞一首：

楚天空闊鴈離羣，
萬里恍然驚散。
自顧影欲下寒塘，
正草枯沙淨，水平天遠。
寫不成書，只寄的相思一點。
暮日空濛，曉煙古澗，
訴不盡許多哀怨。
揀盡蘆花無處宿，
歎何時玉關重見。
嘹唳憂愁鳴

咽，恨江渚難留戀。請觀他春晝歸來，畫梁雙燕。

宋江寫畢，遞與吳用，公孫勝看。詞中之意，甚有悲哀憂戚之思，宋江心中，鬱鬱不樂。當夜吳用等，設酒口餉，盡醉方休。次日天明，俱各上馬，望南而行。路上行程，正值暮冬，景物淒涼。宋江於路，此心終有所感。不則一日，回到京師，屯駐軍馬於陳橋驛，聽候聖旨。

且說先是陳安撫並侯參謀中軍人馬入城，已將宋江等功勞，奏聞天子，報說宋先鋒等諸將兵馬，班師回京，已到關外。陳安撫前來啓奏，說宋江等諸將征戰勞苦之事，天子聞奏，大加稱贊。陳瓘，侯蒙，羅戩各封陞官爵，欽賞銀兩緞疋，傳下聖旨，命黃門侍郎，宣宋江等面君朝見，都教披掛入城。有詩爲證：

去時三十六，
回來十八雙。

縱橫千萬里，
談笑卻還鄉。

且說宋江等衆將一百八人，遵奉聖旨，本身披掛。戎裝革帶，頂盔掛甲，身穿錦襖，懸帶金銀牌面，從東華門而入，都至文德殿朝見天子，拜舞起居，山呼萬歲。皇上看了宋江等衆將英雄，盡是錦袍金帶，惟有吳用，公孫勝，魯智深，武松身着本身服色，天子聖意大喜，乃曰：「寡人多知卿等征進勞苦，勦寇用心，

中傷者多，寡人甚爲憂戚。」宋江再拜奏道：「托聖上洪福齊天，臣等衆將雖有金傷，俱各無事。今元凶授首，淮西平定，實陛下威德所致，臣等何勞之有。」再拜稱謝奏道：「臣等奉旨，將王慶獻俘闕下，候旨定奪。」天子降旨：「着法司會官，將王慶凌遲處決。」宋江將蕭嘉穗用奇計克復城池，保全生靈，有功不伐，超然高舉。天子稱獎道：「皆卿等忠誠感動！」命省院官訪取蕭嘉穗赴京擢用。宋江叩頭稱謝。那些省院官，那個肯替朝廷出力，訪問賢良？此是後話。

是日，天子特命省院等官計議封爵。太師蔡京，樞密童貫商議奏道：「目今天下尙未靜平，不可陞遷。且加宋江爲「保義郎」，帶御器械，正受「皇城使」，副先鋒盧俊義加爲「宣武郎」，帶御器械，行宮「團練使」；吳用等三十四員，加封爲「正將軍」；朱武等七十二員，加封爲「偏將軍」；支給金銀，賞賜三軍人等。」天子准奏，仍勅與省院衆官，加封爵祿，與宋江等支給賞賜，宋江等就於文德殿頓首謝恩。天子命光祿寺大設御宴，欽賞宋江錦袍一領，金甲一副，名馬一匹；盧俊義以下，賞賜有差，盡於內府關支。宋江與衆將謝恩已罷，盡出宮禁，都到西華門外，上馬回營。一行衆將，出的城來，直至行營安歇，聽候朝廷委用。

當日法司奉旨會官，寫了犯由牌，打開囚車，取出王慶，判了『剮』字，擁到市曹。看的人壓肩疊背，也有唾罵的，也有嗟歎的。那王慶的父王耆及前妻丈人等諸親眷屬，已於王慶初反時收捕，誅夷殆盡。今日只有王慶一個，簇擁在刀劍林中。兩聲破鼓響，一棒碎鑼鳴，鎗刀排白雪，皂纛展烏雲。劊子手叫起惡殺都來，恰好午時三刻，將王慶押到十字路頭，讀罷犯由，如法凌遲處死。看的人都道：

此是惡人榜樣，

到底駢首戕身。

若非犯着十惡，

如何受此極刑？

當下監斬官將王慶處決了當，梟首施行，不在話下。

再說宋江衆人，受恩回營，次日，只見公孫勝直至行營中軍帳內，與宋江等衆人，打了稽首，便稟宋江道：『向日本師羅真人囑咐小道，令送兄長還京之後，便回山中。今日兄長功成名遂，貧道就今拜別仁兄，辭別衆位，便歸山中，從師學道，侍養老母，以終天年。』宋江見公孫勝說起前言，不敢翻悔，潸然淚下，便對公孫勝道：『我想昔日弟兄相聚，如花始開；今日弟兄分別，如花零落。吾雖不敢負汝前言，心中豈忍分別？』公孫勝道：『若是小道半途撇了仁兄，便是寡情薄意。今來仁兄功成名遂，只得曲允。』宋

江再四挽留不住，便乃設一筵宴，令衆弟兄相別。筵上舉杯，衆皆歎息，人人灑淚，各以金帛相贖。公孫勝推卻不受，衆兄弟只顧打拴在包裹。次日，衆皆相別。公孫勝穿上麻鞋，背上包裹，打個稽首，望北登程去了。宋江連日思憶，淚如雨下，鬱鬱不樂。

時下又值正旦節相近，諸官準備朝賀。蔡太師恐宋江人等都來朝賀，天子見之，必當重用；隨即奏聞天子，降下聖旨，使人當住，只教宋江、盧俊義兩個有職人員，隨班朝賀，其餘出征官員，俱係白身，恐有驚御，盡皆免禮。是日正旦，百官朝賀，宋江、盧俊義俱各公服，都在待漏院伺候早朝，隨班行禮。是日駕坐紫宸殿受朝，宋江、盧俊義隨班拜罷，於兩班侍下，不待上殿，仰觀殿上，玉簪珠履，紫綬金章，往來稱觴獻壽，自天明直至午牌，方始得霑謝恩御酒。百官朝散，天子駕起。宋江、盧俊義接着內卸了公服幘頭，上馬回營，面有愁顏赧色。吳用等義出，衆將見宋江面帶憂容，心悶不樂，都來賀節。百餘人拜罷，立於兩邊，宋江低首不語。吳用問道：「兄長今日朝賀天子回來，何以愁悶？」宋江歎口氣道：「想我生來八字淺薄，命運蹇滯，破遼平寇，東征西討，受了許多勞苦，今日連累衆兄弟無功，因此愁悶。」吳用答道：「兄長既知造化未通，何故不樂？萬事分有，不必多憂。」李逵道：「哥哥，好沒尋思！當初在梁山泊裏，

不受一個的氣，卻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討得招安了，卻惹煩惱。放着兄弟們都在這裏，再上梁山泊去，卻不快活！」宋江大喝道：「這黑禽獸又來無禮！如今做了國家臣子，都是朝廷良臣。你這斷不省得道理，反心尙兀自未除！」李逵又應道：「哥哥不聽我說，明朝有的氣受哩！」衆人都笑，且捧酒與宋江添壽。是日只飲到二更，各自散了。次日引十數騎馬入城，到宿太尉，趙樞密，並省院各言處賀節，往來城中，觀看者甚衆。就裏有人對蔡京說知此事。次日，奏過天子，傳旨教省院出榜禁約，於各城門上張掛：「但凡一應出征官員將軍頭目，許於城外下營屯札，聽候調遣；非奉上司明文呼喚，不許擅自入城。如違，定依軍令擬罪施行。」差人齎榜，逕來陳橋門外張掛榜文。有人看了，逕來報知宋江。宋江轉添愁悶，衆將得知，亦皆焦躁，盡有反心，只礙宋江一個。

且說水軍頭領特地來請軍帥吳用商議事務。吳用去到船中，見了李俊，張橫，張順，阮家三昆仲，俱對軍師說道：「朝廷失信，奸臣弄權，閉塞賢路。俺哥哥破了大遼，勦滅田虎，如今又平了王慶，止得個「皇城使」做，又未曾陞賞我等衆人。如今倒出榜文，來禁約我等，不許入城。我想那夥奸臣，漸漸的待要拆散我們弟兄，各調開去。今請軍師自做個主張；若和哥哥商量，斷然不肯。就這裏殺將起來，把東京

劫掠一空，再回梁山泊去，只是落草倒好。」吳用道：「宋公明兄長，斷然不肯。你衆人枉費了力，箭頭不發，努折箭桿。自古蛇無頭而不行，我如何敢自主張？這話須是哥哥肯時，方纔行得；他若不肯做主張，你們要反，也反不出去！」六個水軍頭領，見吳用不敢主張，都做聲不得。吳用回至中軍寨中，來與宋江閒話，計較軍情，便道：「仁兄往常千自由，百自在，衆多弟兄亦皆快活。自從受了招安，與國家出力，爲國家臣子，不想倒受拘束，不能任用，兄弟們都有怨心。」宋江聽罷，失驚道：「莫不誰在你行說甚來？」吳用道：「此是人之常情，更待多說？古人云：『富與貴，人之所欲；貧與賤，人之所惡。』觀形察色，見貌知情。」宋江道：「軍師，若是弟兄們但有異心，我當死於九泉，忠心不改！」次日早起，會集諸將，商議軍機，大小人等都到帳前，宋江開話道：「俺是鄆城小吏出身，又犯大罪，托賴你衆弟兄扶持，尊我爲頭，今日得爲臣子。自古道：『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雖然朝廷出榜禁治，理合如此。汝諸將士，無故不得入城。我等山間林下，鹵莽軍漢極多；倘或因而惹事，必然以法治罪，卻又壞了聲名。如今不許我等入城去，倒是幸事。你們衆人，若嫌拘束，但有異心，先當斬我首級，然後你們自去行事；不然，吾亦無顏居世，必當自刎而死，一任你們自爲！」衆人聽了宋江之言，俱各垂淚設誓而散。有詩爲證：

誰向西周懷好音，

公明忠義不移心。

當時羞殺秦長脚，

身在南朝心在金。

宋江諸將，自此之後，無事也不入城。看看上元節至，東京年例，大張燈火，慶賞元宵，諸路盡做燈火，於各衙門點放。且說宋江營內『浪子』燕青，自與樂和商議：『如爲東京點放花燈火戲，慶賞豐年，今上天子，與民同樂。我兩個更換些衣服，潛地入城，看了便回。』只見有人說道：『你們看燈，也帶挈我則個！』燕青看見，卻是『黑旋風』李逵。李逵道：『你們瞞着我，商量看燈，我已聽了多時。』燕青道：『和你去不打緊；只喫你性子不好，必要惹出事來。現今省院出榜，禁治我們，不許入城。倘若和你入城去看燈，惹出事端，正中了他省院之計。』李逵道：『我今番再不惹事便了，都依着你行！』燕青道：『明日換了衣巾，都打扮做客入相似，和你入城去。』李逵大喜。次日都打扮做客入，伺候燕青，同入城去。不期樂和懼怕李逵，潛與時遷先入城去了。燕青灑脫不開，只得和李逵入城看燈，不敢從陳橋門入去，大寬轉卻從封丘門入城。兩個手厮挽着，正投桑家瓦來。來到瓦子前，聽的勾欄內鑼響，李逵定要入去，燕青只得和他挨在人叢裏，聽的上面說平話，正說三國志，說到關雲長刮骨療毒。當時有雲長左臂中箭，箭毒

入骨。醫人華陀道：『若要此疾毒消，可立一銅柱，上置鐵環，將臂膊穿將過去，用索拴牢，割開皮肉，去骨三分，除卻箭毒，卻用油線縫攏，外用敷藥貼了，內用長托之劑，不過半月，可以平復如初；因此極難治療。』關公大笑道：『大丈夫死生不懼，何況隻手？不用銅柱鐵環，只此便割何妨！』隨即叫取棋盤，與客弈棋，伸起左臂，命華陀刮骨取毒，面不改色，對客談笑自若。正說到這裏，李逵在人叢中高叫道：『這個正是好男子！』衆人失驚，都看李逵，燕青慌忙攔道：『李大哥，你怎地好村勾欄瓦舍，如何使得大驚小怪這等嘍！』李逵道：『說到這裏，不由人喝采！』燕青拖了李逵便走。兩個離了桑家瓦，轉過串道，只見一個漢子飛磚擲瓦，去打一戶人家。那人家道：『清平世界，蕩蕩乾坤，散了二次，不肯還錢，顛倒打我屋裏。』『黑旋風』聽了，路見不平，便要去打。燕青務死抱住，李逵睜着雙眼，要和他厮打的意思。那漢子便道：『俺自和他有帳討錢，干你甚事？』即日要跟張招討下江南出征去，你他惹我。到那裏去他是死，要打便和你厮打，死在這裏，也得一口好棺材。』李逵道：『卻是甚麼下江南？不會聽的點兵調將。』燕青且勸開了鬧，兩個厮挽着，轉出串道，離了小巷，見一個小小茶肆，兩個入去裏面，尋副座頭，坐了喫茶。對席有個老者，便請會茶，閒口論閒話。燕青道：『請問老丈，卻纔巷口一個軍漢厮打，他說道要跟張招討』

下江南，早晚要去出征，請問端的那裏去出征？」那老人道：「客人原來不知。如今江南草寇方臘反了，佔了八州二十五縣，從睦州起，直至潤州，自號爲一國，早晚來打揚州。因此朝廷已差下張招討、劉都督去勦捕。」

燕青，李逵聽了這話，慌忙還了茶錢，離了小巷，逕奔出城，回到營中，來見軍師吳學究，報知此事。吳用見說，心中大喜，來對宋先鋒說知江南方臘造反，朝廷已遣張招討領兵。宋江聽了道：「我等諸將軍馬，閒居在此，甚是不宜；不若使人去告知宿太尉，令其於天子前保奏，我等情願起兵，前去征進。」當時會集諸將商議，盡皆歡喜。次日，宋江換了些衣服，帶領燕青，自來說此一事。逕入城中，直至太尉府前下馬。正值太尉在府，令人傳報，太尉聞知，忙教請進。宋江來到堂上，再拜起居。宿太尉道：「將軍何事，更衣而來？」宋江稟道：「近因省院出榜，但凡出征官軍，非奉呼喚，不敢擅自入城。今日小將私步至此，上告恩相。聽的江南方臘造反，佔據州郡，擅改年號，侵至潤州，早晚渡江，來打揚州。宋江等人馬久閒，在此屯札不宜。某等情願部領兵馬，前去征勦，盡忠報國，望恩相於天子前題奏則個。」宿太尉聽了大喜道：「將軍之言，正合吾意。下官當以一力保奏。將軍請回來，早宿某具本奏聞，天子必當重用。」宋江辭了太尉，

自回營寨，與衆兄弟說知。

卻說宿太尉次日早朝入內，見天子在披香殿與百官文武計事，正說江南方臘作耗，佔據八州二十五縣，改年建號，如此作反，自霸稱尊，目今早晚兵犯揚州。天子乃曰：『已命張招討，劉都督征進，未見次第。』宿太尉越班奏曰：『想此草寇，既成大患，陛下已遣張總兵，劉都督，再差征西得勝宋先鋒，這兩支軍馬爲前部，可去勦除，必幹大功。』天子聞奏大喜，急令使臣宣省院官聽聖旨。當下張招討從耿二參謀，亦行保奏，要調宋江這一干人馬爲前部先鋒。省院官到殿，領了聖旨，隨即宣取宋先鋒，盧先鋒，直到披香殿下，朝見天子。拜舞已畢，天子降勅封宋江爲平南都總管，征討方臘正先鋒；封盧俊義爲兵馬副總管，平南副先鋒；各賜金帶一條，錦袍一領，金甲一副，名馬一騎，綵段二十五表裏；其餘正偏將佐，各賜段疋銀兩，待有功次，照名陞賞，加受官爵；三軍頭目，給賜銀兩，都就於內務府關支，定限目下出師起行。宋江，盧俊義領了聖旨，就辭了天子。皇上乃曰：『卿等數內，有個能鑄玉石印信金大堅，又有個能識良馬皇甫端，留此二人，駕前聽用。』宋江，盧俊義承旨，再拜謝恩，出內上馬回營。

宋江，盧俊義兩個在馬上歡喜，並馬而行。出的城來，只見街市上一個漢子，手裏拿着一件東西，兩

條巧棒，中穿小索，以手牽動，那物便響。宋江見了，卻不識的，使軍士喚那漢子問道：『此是何物？』那漢子答道：『此是胡敲也。用手牽動，自然有聲。』宋江乃作詩一首：

一聲低了一聲高，

嘹唳聲音透碧霄。

空有許多雄氣力，

無人提挈謾徒勞。

宋江在馬上與盧俊義笑道：『這胡敲正比着我和你，空有冲天的本事，無人提挈，何能振響。』盧俊義道：『兄長何故發此言？據我等胸中學識，不在古今名將之下；如無本事，枉自有人提挈，亦作何用？』宋江道：『賢弟差矣！我等若非宿太尉一力保奏，如何能勾天子重用，爲人不可忘本。』盧俊義自覺失言，不敢回話。

兩個回到營寨，陞帳而坐，當時會集諸將，除女將瓊英因懷孕染病，留下東京，着葉清夫婦伏侍，請醫調治外，其餘將佐，盡教收拾鞍馬衣甲，準備起身，征討方臘。後來瓊英病痊，彌月，產下一個面方耳大的兒子，取名叫做張節。次後聞得丈夫被賊將厲天閏殺死於獨松關，瓊英哀慟昏絕，隨即同葉清夫婦，親自到獨松關，扶柩到張清故鄉彰德府安葬。葉清又因病故，瓊英同安氏老嫗，苦守孤兒。張節長大，跟

吳玠大敗金兀朮於和尚原，殺得兀朮亟鬻鬚髯而遁。因此張節得封官爵，歸家養母，以終天年，奏請表揚其母貞節。此是瓊英等貞節孝義的結果。

話休絮繁，再說宋江於奉詔討方臘的次日，於內府關到賞賜段疋銀兩，分俵諸將，給散三軍頭目，便就起送金大堅，皇甫端去御前聽用。宋江一面調撥戰船先行，着令水軍頭領整頓篙櫓風帆，撐駕望大江進發，傳令與馬軍頭領，整頓弓、箭、鎗、刀、衣袍、鎧甲；水陸並進，船騎同行，收拾起程。只見蔡太師差府幹到營，索取『聖手書生』蕭讓，要他代筆。次日，王都尉自來問宋江求要『鐵叫子』樂和，問此人善能歌唱，要他府裏使令。宋江只得依允，隨即又望送了二人去訖。宋江自此去了五個弟兄，心中好生鬱鬱不樂。當與盧俊義計議定了，號令諸軍，準備出師。

卻說這江南方臘造反已久，積漸而成，不想弄到許大事業。此人原是歙州山中樵夫，因去溪邊淨手，水中照見自己頭戴平天冠，身穿袞龍袍，以此向人說自家有天子福分。因朱獻朱勳在吳中徵取花石綱，百姓大怨，人人思亂，方臘乘機造反，就清溪縣內幫源洞中，起造寶殿，內苑，宮闕，睦州，歙州亦各有行宮，仍設文武職臺，省院官僚，內相外將，一應大臣。睦州即今時建德，宋改爲嚴州；歙州即今時婺源，宋改爲

徽州；這方臘直從這裏古到潤州，今鎮江是也。共該八州二十五縣。那八州：歙州，陸州，杭州，蘇州，常州，湖州，宣州，潤州。那二十五縣：都是這八州管下。此時嘉興，松江，崇德，海寧，皆是縣治。方臘自爲國王，獨霸一方，非同小可。原來方臘上應天書，推背圖上道：『十千加一點，冬盡始稱尊。縱橫過浙水，顯跡在吳興。』那十千，是万也；頭加一點，乃方字也。冬盡，刀臘也；稱尊者，乃南面爲君也。正應方臘二字。佔據江南八郡，隔着長江天塹，又比應百差多少來去。

再分宋江選將出師，相辭了這院諸宜，當有宿太尉，趙樞密親來送行，賞勞三軍。水軍頭領已把戰船從泗水入淮河，江淮安軍壩，俱到揚州取齊。宋江，盧俊義謝了宿太尉，趙樞密，將人馬分作五起，取旱路投揚州來。於路無話，前軍已到淮安縣屯札。當有本州官員，置筵設席等，接宋先鋒到來，請進城中管待，訴說：『方臘賊兵浩大，不可輕敵。前面便是揚子大江，此是江南第一個險隘去處。隔江卻是潤州，如今是方臘手下樞密呂師囊并十二個統制官守把住江岸。若不得潤州爲家，難以抵敵。』宋江聽了，便請軍師吳用計較良策，即目前面大江攔截，須用水軍船隻向前。吳用道：『揚子江中，有金焦二山，靠着潤州城郭，可叫幾個弟兄，前去探路，打聽隔江消息，用何船隻，可以渡江。』宋江傳令，教喚水軍頭領前

來聽令：『你衆弟兄，誰人與我先去探路，打聽隔江消息？』只見帳下聽過四員戰將，盡皆願往。不是這幾個人來探路，有分教，橫屍似北固山高，流血染揚子江赤。直教大軍飛渡烏龍陣，戰艦平吞白鴈灘。畢竟宋江軍馬怎地去收方臘，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一回

張順夜伏金山寺

宋江智取潤州城

話說這九千三百里揚子大江，遠接三江，卻是漢陽江，潯陽江，揚子江。從泗川直至大海，中間通着多少去處，以此呼爲萬里長江。地分吳楚，江心內有兩座山：一座喚做金山，一座喚做焦山。金山上有一座寺，繞山起蓋，謂之寺裏山；焦山上一座寺，藏在山回裏，不見形勢，謂之山裏寺。這兩座山，生在江中，正佔着楚尾吳頭，一邊是淮東揚州，一邊是浙西潤州，今時鎮江是也。

且說潤州城郭，卻是方臘手下東廳樞密使呂師囊守把江岸。此人原是歙州富戶，因獻錢糧與方臘，官封爲東廳樞密使。幼年曾讀兵書戰策，慣使一條丈八蛇矛，武藝出衆。部下管領着十二個統制官，

名號『江南十二神』協同守把潤州江岸。那十二神：

『擎天神』福州沈剛

『遊弈神』歙州潘文得

『遁甲神』睦州應明

『六丁神』明州徐統

『霹靂神』越州張近仁

『巨靈神』杭州沈澤

『太白神』湖州趙毅

『太歲神』宣州高可立

『弔客神』常州范疇

『黃旛神』潤州卓萬里

『豹尾神』江州和潼

『喪門神』蘇州沈林

話說樞密使呂師囊，統領着五萬南兵，據住江岸。甘露亭下，擺列着戰船三千餘隻，江北岸卻是瓜洲渡口，搖蕩蕩地無甚險阻。

此時先鋒使宋江兵馬戰船，水陸並進，已到淮安了，約至揚州取齊。當日宋先鋒在帳中，與軍師吳用等商議：『此去大江不遠，江南岸便是賊兵守把，誰人與我先去探路一遭，打聽隔江消息，可以進兵？』帳下轉過四員戰將，皆云願往。那四個：一個是『小旋風』柴進；一個是『浪裏白跳』張順；一個是『拚

命三郎』石秀；一個是『活閻羅』阮小七。宋江道：『你四人分作兩路：張順和柴進，阮小七和石秀，可直
到金焦二山上宿歇，打聽潤州賊巢虛實，前來揚州回話。』四人辭了宋江，各帶了兩個伴當，扮做客人，
取路先投揚州來。此時一路百姓，聽得大軍來征勦方臘，都挈家搬在村裏躲避了。四個人人在揚州城裏
分別，各辦了些乾糧，石秀自和阮小七帶了兩個伴當，投焦山去了。

卻說柴進和張順也帶了兩個伴當，將乾糧梢在身邊，各帶把鋒鏑快尖刀，提了朴刀，四個奔瓜洲
來。此時正是初春天氣，日暖花香，到得揚子江邊，凭高一望，淘淘雪浪，滾滾煙波，是好江景！也有詩爲證：

萬里煙波萬里天，

紅霞遙映海東邊。

打魚舟子渾無事，

醉擁青簑自在眠。

這柴進二人，望見北固山下，一代都是青白二色旌旗，岸邊一字兒擺着許多船隻，江北岸上，一根
木頭也無。柴進道：『瓜洲路上，雖有屋宇，並無人住，江上又無渡船，怎生得知隔江消息？』張順道：『須
得一間屋兒歇下，看兄弟赴水過去對江金山脚下，打聽虛實。』柴進道：『也說得是。』當下四個人奔
到江邊，見一帶數間草房，盡皆關閉，推門不開。張順轉過側首，撥開一堵壁子，鑽將入去，見個白頭婆婆，

從竈邊走起來。張順道：『婆婆，你家爲甚不開門？』那婆婆答道：『實不瞞客人說，如今聽得朝廷起大軍來，與方臘廝殺。我這裏正是風門水，只有些人家，都搬了別處去躲，只留下老身在這裏看屋。』張順道：『你家男子漢那裏去了？』婆婆道：『村裏去望老小去了。』張順道：『我有四個人，要渡江過去，那裏有船覓一隻？』婆婆道：『船卻那裏去討？近日呂樞密聽得大軍來和他廝殺，都把船隻拘管過潤州去了。』張順道：『我四人自有糧食，只借你家宿歇兩日，與你些銀子作房錢，並不攪擾你。』婆婆道：『歇卻不妨，只是沒牀席。』張順道：『我們自有措置。』婆婆道：『客人，只怕早晚有大軍來！』張順道：『我們自有回避。』

當時開門，放柴進和伴當入來，都倚了朴刀，放了行李，取些乾糧燒餅出來喫了。張順再來江邊，望那江景時，見金山寺正在江心裏，但見：

江吞鰲背，山聳龍鱗，爛銀盤湧出青螺，軟翠堆遠拖素練。遙觀金殿，受八面之天風；遠望鐘樓，倚千層之石壁。梵塔高侵滄海日，講堂低映碧波雲。無邊閣，看萬里征帆；飛步亭，納一天爽氣。郭璞墓中龍吐浪，金山寺裏鬼移燈。

張順在江邊看了一回，心中思忖道：『潤州呂樞密，必然時常到這山上。我且今夜去走一遭，必知消息。』回來和柴進商量道：『如今來到這裏，一隻小船也沒，怎知隔江之事。我今夜把衣服打拴了，兩個大銀頂在頭上，直赴過金山寺去，把些財賂與那和尚，討個虛實，回報先鋒哥哥。你只在此間等候。』柴進道：『早幹了事便回。』

是夜星月交輝，風恬浪靜，水天一色，黃昏時分，張順脫膊了，扁扎起一腰白絹水裊兒，把這頭巾衣服，裹了兩個大銀，拴縛在頭上，腰間帶一把尖刀，從瓜洲下水，直赴開江心中來。那水淹不過他胸脯，在水中如走旱路。看看赴到金山脚下，見石峯邊纜着一隻小船，張順爬到船邊，除下頭上衣包，解了濕衣，扎拭了身上，穿上衣服，坐在船中。聽得潤州更鼓，正打三更，張順伏在船內望時，只見上溜頭一隻小船，搖將過來。張順看了道：『這隻船來得蹺蹊，必有奸細！』便要放船開去，不想那隻船一條大索鎔了，又無橈篙，張順只得又脫了衣服，拔出尖刀，再跳下江裏，直赴到那船邊。船上兩個人搖着櫓，只望北岸，不隄防南邊，只顧搖。張順卻從水底下一鑽，鑽到船邊，扳住船舷，把尖刀一削，兩個搖櫓的撒了櫓，倒撞下江裏去了。張順早跳在船上。那船艙裏鑽出兩個人來，張順手起一刀，砍得一個下水去，那個嚇得倒入

艙裏去。張順喝道：『你是甚人？那裏來的船隻？實說，我便饒你！』那人道：『好漢聽稟：小人是此間揚州城外定浦村陳將士家幹人，使小人過潤州投拜呂樞密那裏獻糧准了，使個虞候和小人同回，索要白糧五萬石，船三百隻，作進奉之禮。』張順道：『那個虞候，姓甚名誰？是在那裏？』幹人道：『虞候姓葉名貴，卻纔好漢砍下江裏去的便是。』張順道：『你卻姓甚？甚麼名字？幾時過去投拜？船裏有甚物件？』幹人道：『小人姓吳名成，今年正月初七日渡江。呂樞密直教小人去蘇州，見了御弟三大王方貌，關了號色旌旗三百面，并主人陳將士官誥，封做揚州府尹，正授中明大夫名爵，更有號衣一千領，及呂樞密劄付一道。』張順又問道：『你的主人，姓甚名字？有多少人馬？』吳成道：『人有數千，馬有百十餘匹。嫡親有兩個孩兒，好生了得，長子陳益，次子陳泰。主人將士，叫做陳觀。』張順都問了備細來情去意，一刀也把吳成剝下水裏去了。船尾上搖起櫓來，逕搖到瓜洲。

柴進聽櫓聲響，急忙出來看時，見張順搖隻船來，柴進便問來由。張順把前事一一說了，柴進大喜，去船艙裏，取出一包袱文書，并三百面紅絹號旗，雜色號衣一千領，做兩擔打疊了。張順道：『我卻去取了衣裳來。』把船再搖到金山脚下，取了衣裳，巾幘，銀子，再搖到瓜洲岸邊，天色方曉，重霧罩地。張順把

船砍漏，推開江裏去沉了。來到屋下，把三二兩銀子，與了婆婆，兩個伴當，挑了擔子，逕回揚州來。此時宋先鋒軍馬，俱屯扎在揚州城外，本州官員，迎接宋先鋒入城館驛內安下，連日筵宴，供給軍士。

卻說柴進，張順伺候席散，在館驛內見了宋江，備說陳觀父子交結方臘，早晚誘引賊兵渡江，來打揚州。天幸江心裏遇見教主帥成這件功勞。宋江聽了大喜，便請軍師吳用商議用甚良策。吳用道：「既有這個機會，覷潤州城易如反掌！先拿了陳觀，大事便定。只除如此如此。」即時喚「浪子」燕青，扮做葉虞候，教解珍，解寶扮做南軍。問了定浦村路頭，解珍，解寶挑着擔子，燕青都領了備細言語，三個出揚州城來，取路投定浦村。離城四十餘里，早問到陳將士莊前。見門首二三十莊客，都整整齊齊，一般打扮，但見：

攢竹笠子，上鋪着一把黑纓；細線衲襖，腰繫着八尺紅絹。牛膀鞋，登山似箭；□皮襪，護脚如綿。人都帶鴈翎刀，個個盡提鴉嘴拗。

當下燕青改作浙人鄉談，與莊客唱喏道：「將士宅上，有麼？」莊客道：「客人那裏來？」燕青道：「從潤州來。渡江錯走了路，半日盤旋，問得到此。」莊客見說，便引入客房裏去，教歇了擔子，帶燕青到後廳。

來見陳將士。燕青便下拜道：『葉貴就此參見！』拜罷，陳將士問道：『足下何處來？』燕青打浙音道：『回避閒人，方敢對相公說。』陳將士道：『這幾個都是我心腹人，但說不妨。』燕青道：『小人姓葉名貴，是呂樞密帳前虞候。正月初七日，接得吳成密書，樞密甚喜，特差葉貴送吳成到蘇州，見御弟三大王，備說相公之意。三大王使人啓奏，降下官誥，就封相公爲揚州府尹。兩位直閣舍人，待呂樞密相見了時，再定官爵。今欲使令吳成回程，誰想感冒風寒病症，不能動止。樞密怕誤了大事，特差葉貴送到相公官誥，并樞密文書，關防，牌面，號旗三百面，號衣一千領，尅日定時，要相公糧食船隻，前赴潤州江岸交割。』便取出號衣號旗，入後廳交付；陳將士便邀燕青請坐。燕青道：『小人是個走卒，相公處如何敢坐？』陳將士道：『足下是那壁恩相差來的人，又與小官齋誥勅，怎敢輕慢權坐無妨？』燕青再三謙讓了，遠遠地坐下。陳將士叫取酒來，把盞勸燕青；燕青推卻道：『小人天戒不飲酒。』待他把過三兩巡酒，兩個兒子，都來與父親慶賀遞酒。燕青把眼使叫解珍，解寶行事。解寶身邊取出不按君臣的藥，頭張人眼慢，放在酒壺裏。燕青便起身說道：『葉貴雖然不曾將酒過江，借相公酒果，權爲上賀之意。』便斟一大鍾酒，上

勸陳將士，滿飲此杯。隨即便勸陳益，陳泰兩個，各飲了一杯。當面有幾個心腹莊客，都被燕青勸了一杯。燕青那嘴一努，解珍出來外面，尋了火種，身邊取出號旗號礮，就莊前放起。左右兩邊，已有頭領等候，只聽號砲響，前來策應。燕青在堂裏，見一個個都倒了，身邊掣出短刀，和解寶一齊動手，早都割下頭來。莊門外鬨動十個好漢，從前面打將入來。那十員將佐：『花和尚』魯智深，『行者』武松，『九紋龍』史進，『病關索』楊雄，『黑旋風』李逵，『八臂那吒』項充，『飛天大聖』李袞，『喪門神』鮑旭，『錦豹子』楊林，『病大蟲』薛永。門前衆莊客，那裏迎敵得住？裏面燕青，解珍，解寶早提出陳將士父子首級來；莊門外又早一彪人馬官軍到來，爲首六員將佐。那六員：『美髯公』朱仝，『急先鋒』索超，『沒羽箭』張清，『混世魔王』樊瑞，『打虎將』李忠，『小霸王』周通。當下六員首將，引一千軍馬，圍住莊院，把陳將士一家老幼，盡皆殺了。拏住莊客，引去浦裏看時，傍莊傍港，泊着三四百隻船，卻滿滿裝載糧米在內。衆將得了數目，飛報主將宋江。

宋江聽得殺了陳將士，便與吳用計議進兵。收拾行李，辭了總督張招討，部領大隊人馬，親到陳將士莊上，分撥前隊將校，上船行計，一面使人催趲戰船過去。吳用道：『選三百隻快船，船上各插着方臘

降來的旗號。着一千軍漢，各穿了號衣，其餘三四千人，衣服不等。』三百隻船內，埋伏二萬餘人。更差穆弘扮做陳益，李俊扮做陳泰，各坐一隻大船，其餘船分撥將佐。

第一撥船上，穆弘，李俊管領。穆弘身邊，撥與十個偏將簇擁着。那十個：

項充

李袞

鮑旭

薛永

楊林

杜遷

宋萬

鄒淵

鄒潤

石勇

李俊身邊，也撥與十個偏將簇擁着。那十個：

童威

童猛

孔明

孔亮

鄭天壽

李立

李雲

施恩

白勝

陶宗旺

第二撥船上，差張橫，張順管領。張橫船上，撥與四個偏將簇擁着。那四個：

曹正

杜興

龔旺

丁得孫

張順船上，撥與四個偏將簇擁着。那四個：

孟康

侯健

湯隆

焦挺

第三撥船上，便差十員正將管領，也分作兩船進發，那十個：

史進

雷橫

楊雄

劉唐

蔡慶

張清

李逵

解珍

解寶

柴進

這三百船上，分派大小正偏將佐，其計四十二員渡江。次後宋江等，卻把戰船裝載馬匹，遊龍飛鯨等船一千隻，打着宋朝先鋒使宋江旗號，大小馬步將佐，一發載船渡江。兩個水軍頭領，一個是阮小二，一個是阮小五，總行催督。

且不說宋江中軍渡江，卻說潤州北固山上，哨見對港三百來隻戰船，一齊出浦，船上卻插着護送衣糧先鋒紅旗號，南軍連忙報入行省裏來。呂樞密聚集十二個統制官，都全副披掛，弓弩上弦，刀劍出鞘，帶領精兵，自來江邊觀看。見前面一百隻船，先傍岸攏來；船上望着兩個爲頭的前後簇擁着的，都披着金鎖子號衣，一個個都是那彪形大漢。呂樞密下馬，坐在銀交椅上，十二個統制官，兩行把住江岸。穆弘，李俊見呂樞密在江岸上坐地，起身聲喏。左右虞候，喝令住船，一百隻船，一字兒拋定了鈿。背後那二百隻船，乘着順風，都到了；分開在兩下攏來，一百隻在左，一百隻在右，做三下均勻擺定了。客帳司下船

來問道：『船從那裏來？』穆弘答道：『小人姓陳名益，兄弟陳泰，父親陳觀，特遣某等弟兄，獻納白米五萬石，船三百隻，精兵五千，來謝樞密恩相保奏之恩。』客帳司道：『前日樞密相公，使葉虞候去來，見在何處？』穆弘道：『虞候和吳成各染傷寒時疫，見在莊上養病，不能前來。今將關防文書，在此呈上。』客帳司接了文書，上江岸來稟復呂樞密道：『揚州定浦村陳府尹男陳益，陳泰，納糧獻兵，呈上原齋去關防文書在此。』呂樞密看，果是原領公文，傳鈞旨，教喚二人上岸。客帳司喚陳益，陳泰上來參見。穆弘，李俊上得岸來，隨後二十個偏將，都跟上去。排軍喝道：『卿相在此，閑雜人不得近前。』二十個偏將都立住了。穆弘，李俊躬身叉手，遠遠得立。客帳司半晌，方纔引一人過去參拜了，跪在面前。呂樞密道：『你父親陳觀，如何不自來？』穆弘稟道：『父親聽知是梁山泊宋江等領兵到來，誠恐賊人下鄉擾攪，在家支吾，未敢擅離。』呂樞密道：『你兩個那個是兄？』穆弘道：『陳益是兄。』呂樞密道：『你弟兄兩個，曾習武藝麼？』穆弘道：『托賴恩相福蔭，頗會訓練。』呂樞密道：『你將來白糧，怎地裝載？』穆弘道：『大船裝糧三百石，小船裝糧二百石。』呂樞密道：『你兩個來到，恐有他意！』穆弘道：『小人父子，一片孝順之心，怎敢懷半點外意？』呂樞密道：『雖然是你好心，吾觀你船上軍漢，模樣非常，不由人不疑。你兩

個只在這裏；吾差四個統制官，引一百軍人下船搜看，但有分外之物，決不輕恕。」穆弘道：「小人此來，指望息相重用，何必見疑！」呂師囊正欲點四個統制下船搜着，只見探馬報道：「有聖旨到南門外了，請樞相便上馬迎接。」呂樞密急上了馬，便分付道：「且與我把住江岸，這兩個陳益，陳泰隨將我來！」穆弘把眼看李俊，一覺等呂樞密先行去了；穆弘，李俊隨後招呼二十個偏將，便入城門。守門將校喝道：「樞密相公只叫這兩個爲頭的入來；其餘人伴，休放進去！」穆弘，李俊過去了，二十個偏將都被擋住在城邊。

且說呂樞密到南門外，接着天使，便問道：「緣何來得如此要急？」那天使是方臘面前引進使馮喜，悄悄地對呂師囊道：「近日司天太監浦文英奏道：『夜觀天象，有無數罡星，入吳地分野，中間雜有一半無光，就裏爲禍不小。』」天子特降聖旨，教樞密緊守江岸。但有北邊來的人，須要仔細盤詰，磨問實情；如是形影奇異者，隨即誅殺，勿得停留。」呂樞密聽了大驚：「卻纔這一班人，我十分疑忌，如今卻得這話。且請到城中開讀。」馮喜同呂樞密都到行省，開讀聖旨已了，只見飛馬又報：「蘇州又有使命，齋擎御弟三大王令旨到來。」言說：「你前日揚州陳將士投降一節，未可唯信，誠恐有詐。近奉聖旨，近來司

天監內，照見罡星入於吳地分野，可以牢守江岸。我早晚自差人到來監督。」呂樞密道：「大王亦爲此事掛心，下官已奉聖旨。」隨即令人牢守江面來的船主人，一個也休放上岸，一面設宴管待兩個使命。

卻說那三百隻船上人，見半日沒些動靜。左邊一百隻船上張橫，張順，帶八個偏將，提軍器上岸；右邊一百隻船上十員正將，都拿了鎗刀，鑽上岸來；守江面南軍，攔當不住。「黑旋風」李逵，和「解珍」解寶，便搶入城；守門官軍急出攔截，李逵輪起雙斧，一砍一剝，早殺翻兩個把門官軍。城邊發起喊來，「解珍」解寶各挺鋼叉入城，都一時發作，那里關得城門？李逵橫身在門底下，尋人砍殺。先至城邊二十個偏將，各奪了軍器，就殺起來。呂樞密急使人傳令來，教牢守江面時，城門邊已自殺入城了。十二個統制官，聽得城邊發喊，各提動軍馬時，史進，柴進，早招起三百隻船內軍兵，脫了南軍的號衣，爲首先上岸，船艙裏埋伏軍兵，一齊都殺上岸來。爲首統制官沈剛，潘文得兩路軍馬來保城門時，沈剛被史進一刀剝下馬去，潘文得被張橫刺斜裏一鎗搗倒。衆軍混殺，那十個統制官，都望城子裏退入去，保守家眷。穆弘，李俊在城中聽得消息，就酒店裏奪得火種，便放起火來。呂樞密急上馬時，早得三個統制官到來救應。城裏降□也□火起。瓜洲望見，先發一彪軍馬，過來接應。城裏四門，混戰良久，城上早豎起宋先鋒旗號，四面

八方，混殺人馬，難以盡說，下來便見。

且說江北岸，早有一百五十隻戰船傍岸，一齊牽上戰馬，爲首十員戰將登岸，都是全付披掛。那十員大將：關勝，呼延灼，花榮，秦明，郝思文，宣贊，單延珪，韓滔，彭玘，魏定國，正偏戰將一千員，部領二千軍馬，衝殺入城。此時呂樞密方纔大敗，引着中傷人馬，逕奔丹徒縣去了。大軍奪得潤州，且教救滅了火，分撥把住四門，卻來江邊，迎接宋先鋒船，正見江面上遊龍飛鯨船隻，乘着順風，都到南岸。大小將佐，迎接宋先鋒入城，預先出榜，安撫百姓，點本部將佐，都到中軍請功。史進獻沈剛首級，張橫獻潘文得首級，劉唐獻沈澤首級，孔明，孔亮生擒卓萬里，項充，李袞生擒和潼，郝思文箭射死徐統。得了潤州，殺了四個統制官，生擒兩個統制官，殺死牙將官兵，不計其數。

宋江點本部將佐，折了三個偏將，都是亂軍中被箭射死，馬踏身亡。那三個：一個是『雲裏金剛』宋萬，一個是『沒面目』焦挺，一個是『九尾龜』陶宗旺。宋江見折了三將，心中煩惱，快快不樂。吳用勸道：『生死人之分定。雖折了三個兄弟，且喜得了江南第一個險隘州郡，何故煩惱，有傷玉體？要與國家幹功，且請理論大事。』宋江道：『我等一百八人，天文所載，上應星曜。當初梁山泊發願，五臺山設誓，

但願同生同死。回京之後，誰想道先去了公孫勝，御前留了金大堅，皇甫端，蔡太師又用了蕭讓，王都尉又要了樂和。今日方渡江，又折了我三個弟兄。想起宋萬這人，雖然不曾立得奇功，當初梁山泊開剗之時，多虧此人。今日作泉下之客！宋江傳令，叫軍士就宋萬死處，搭起祭儀，列了銀錢，排下烏豬白羊，宋江親自祭祀奠酒。就押生擒到偽統制卓萬里，和潼，就那裏斬首瀝血，享祭三位英魂。宋江回府治裏，支給功賞，一面寫了申狀，使人報提親請張招討，不在話下。沿街殺的死屍，盡教收拾出城燒化，收拾三個偏將屍骸，葬於潤州東門外。

且說呂樞密折了大半人馬，引着六個統制官，退守丹徒縣，那裏敢再進兵？中將告急文書，去蘇州報與三大王方貌求救。聞有探馬報來，蘇州差元帥邢政領軍到來了。呂樞密接見那元帥，問慰了，來到縣治，備說：『陳將士詐降緣由，以致透漏宋江軍馬渡江。今得元帥到此，可同恢復潤州。』邢政道：『三大王爲知罡星犯吳地，特差下官領軍到來，巡守江面。不想樞密失利，下官與你報讐，樞密當以助戰。』次日，邢政引軍來恢復潤州。

卻說宋江不潤州衙內與吳用商議，差童威，童猛引百餘人，去也山尋取石秀，阮小七，一面調兵出

城，來取丹徒縣。點五千軍馬，爲首差十員正將。那十人：關勝，林冲，秦明，呼延灼，董平，花榮，徐寧，朱仝，索超，楊志。當下十員正將，部領精兵五千，離了潤州，望丹徒縣來。關勝等正行之次，路上正迎着邢政軍馬。兩軍相對，各把弓箭射住陣脚，排成陣勢。南軍陣上，邢政挺鎗出馬，六個統制官，分在兩下。宋軍陣中，關勝見了，縱馬舞青龍偃月刀來戰邢政。兩員將鬪到十四五合，一將翻身落馬。正是：瓦罐不離井上破，將軍必在陣前亡。畢竟二將厮殺，輸了的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二回

盧俊義分兵宣州道

宋公明大戰毘陵郡

話說元帥邢政和關勝交馬，戰不到十四五合，被關勝手起一刀，砍於馬下。呼延灼見砍了邢政，大驅人馬，捲殺將去，六個統制官望南而走。呂樞密見本部軍兵大敗虧輸，棄了丹徒縣，領了傷殘軍馬，望常州府而走。宋兵十員大將，奪了縣治，報捷於宋先鋒知道，部領大隊軍兵，前進丹徒縣駐扎，賞勞三軍，飛報張招討，移兵鎮守潤州。次日，中軍從耿二參謀齎送賞賜到丹徒縣，宋江祇受，給賜衆將。

宋江請盧俊義計議調兵征進，宋江道：『目今宣湖二州，亦是賊寇方臘占據，我今與你分兵撥將，作兩路征勦，寫下兩個鬪子，對天拈取；若拈得所征地方，便引兵去。』當下宋江鬪得常蘇二處，盧俊義鬪得宣湖二處，宋江便叫『鐵面孔目』裴宣把衆將均分。除楊志患病不能征進，寄留丹徒外，其餘將校撥開兩路。宋先鋒分領將佐攻打常蘇二處，正偏將共計四十二人，正將一十三員，偏將二十九員：

正將先鋒使『呼保義』宋江

軍師『智多星』吳用

『撲天鵬』李應

『大刀』關勝

『小李廣』花榮

『霹靂火』秦明

『金鎗手』徐寧

『美髯公』朱仝

『花和尚』魯智深

『行者』武松

『九紋龍』史進

『黑旋風』李逵

『神行太保』戴宗

偏將『鎮三山』黃信

『病尉遲』孫立

「井木犴」郝思文

「百勝將」韓滔

「混世魔王」樊瑞

「錦毛虎」燕順

「飛天大聖」李袞

「矮脚虎」王英

「錦豹子」楊林

「鬼臉兒」杜興

「獨火星」孔亮

「鐵臂膊」蔡福

「金毛犬」段景住

「神算子」蔣敬

「醜郡馬」宣贊

「天目將」彭玘

「鐵笛仙」馬麟

「八臂那吒」項充

「喪門神」鮑旭

「一丈青」扈三娘

「金眼彪」施恩

「毛頭星」孔明

「轟天雷」凌振

「一枝花」蔡慶

「通臂猿」侯健

「神醫」安道全

『險道神』郁保四

『鐵扇子』宋清

『鐵面孔目』裴宣

大小正偏將佐四十二員，隨行精兵三萬人馬，宋先鋒總領。

副先鋒盧俊義亦分將佐攻打宣湖二處，正偏將佐共四十七員，正將一十四員，偏將三十三員，朱武偏將之首，受軍師之職。

正將副先鋒『玉麒麟』盧俊義

軍師『神機』朱武

『小旋風』柴進

『豹子頭』林冲

『雙鎗將』董平

『雙鞭』呼延灼

『急先鋒』索超

『沒遮攔』穆弘

『病關索』楊雄

『插翅虎』雷橫

『兩頭蛇』解珍

『雙尾蝎』解寶

『沒羽箭』張清

『赤髮鬼』劉唐

『浪子』燕青

偏將『聖水將』單延珪

『小溫侯』呂方

『摩雲金翅』歐鵬

『打虎將』李忠

『跳澗虎』陳達

『病大蟲』薛永

『小遮攔』穆春

『獨角龍』鄒潤

『青眼虎』李雲

『旱地忽律』朱貴

『小尉遲』孫新

『神火將』魏定國

『賽仁貴』郭盛

『火眼狻猊』鄧飛

『小霸王』周通

『白花蛇』楊春

『摸着天』杜遷

『出林龍』鄒淵

『催命判官』李立

『石將軍』石勇

『笑面虎』朱富

『母大蟲』顧大嫂

「菜園子」張青

「母夜叉」孫二娘

「白面郎君」鄭天壽

「金錢豹子」湯隆

「操刀鬼」曹正

「白日鼠」白勝

「花項虎」龔旺

「中箭虎」丁得孫

「活閃婆」王定六

「鼓上阜」時遷

大小正偏將佐四十七員，隨征精兵三萬人馬：盧俊義管領。

看官牢記話頭，盧先鋒攻打宣湖二州，共是四十七人；宋公明攻打常蘇二處，共是四十七人。計有

水軍首領，自是一夥，爲因童威，童猛差去焦山，尋見了石秀，阮小七，回報道：「石秀，阮小七來到江邊，殺

了一家老小，奪得一隻快船，前到焦山寺內。寺主知道是梁山泊好漢，留在寺中宿食。後知張順幹了功

勞，打聽得焦山下船，取茆港，好去攻伐江陰，太倉，沿海州縣，使人申將文書來，索請水軍頭領，并要戰具

船隻。」宋江卽差李俊等八員，撥與水軍五千，跟隨石秀，阮小七等，共取水路，計正偏將一十員。那十員，

正將七員，偏將三員：

『拚命三郎』石秀

『混江龍』李俊

『船火兒』張橫

『浪裏白跳』張順

『立地太歲』阮小二

『短命二郎』阮小五

『活閻羅』阮小七

『出洞蛟』童威

『翻江蜃』童猛

『玉旛竿』孟康

大小正偏將佐一十員，水軍精兵五千，戰船一百隻。

看官聽說，宋江自丹徒分兵，共是九十九人，已自不滿百數。大戰船都撥與水軍頭領攻打江陰，太湖，小戰船卻俱入丹徒，都在裏港，隨軍攻打常州。

話說呂師囊引了六個統制官，退保常州毘陵郡。這常州原有守城統制官錢振鵬，手下兩員副將：一個是晉陵縣上濠人氏，姓金名節；一個是錢振鵬心腹之人許定。錢振鵬原是清溪縣都頭出身，協助方臘，累得城池，陞做常州制置使。聽得呂樞密失利，折了潤州，一路退回常州，隨即引金節、許定，開門迎接，請入州治，管待已了，商議迎戰之策。錢振鵬道：『樞相放心。錢某不才，願施犬馬之勞，直殺的宋江那

厮們大敗過江，恢復潤州，方遂吾願。呂樞密撫慰道：『若得制置如此用心，何慮國家不安？成功之後，呂某當極力保奏，高遷重爵。』當日筵宴，不在話下。

且說宋先鋒領起分定人馬，攻打常蘇二州，撥馬軍長驅大進，望毘陵郡來。爲頭正將一員關勝，部領十員將佐。那十人：秦明，徐寧，黃信，孫立，郝思文，宣贊，韓滔，彭玘，馬麟，燕順；正偏將佐共計十一員，引馬軍三千，直取常州城下，搖旗擂鼓搦戰。呂樞密看了道：『誰敢去退敵軍？』錢振鵬備了戰馬道：『錢某當以效力向前。』呂樞密隨即撥六個統制官相助。六個是誰：應明，張近仁，趙毅，沈抃，高可立，范疇。七員將帶領五千人馬，開了城門，放下吊橋。錢振鵬使口撥風刀，騎一匹捲毛赤兔馬，當先出城。

關勝見了，把軍馬暫退一步，讓錢振鵬列成陣勢，六個統制官分在兩下。對陣關勝當先立馬橫刀，厲聲高叫：『反賊聽着！汝等助一匹夫謀反，損害生靈，人神共怒！今日天兵臨境，尙不知死，敢來與我拒敵！我等不把你這賊徒誅盡殺絕，誓不回兵。』錢振鵬聽了大怒，罵道：『量你等一夥，是梁山泊草寇，不知天時，卻不思圖王霸業，倒去降無道昏君，要來和俺大國相併。我今直殺的你片甲不回才罷！』關勝大怒，舞起青龍偃月刀，直衝將來；錢振鵬使動撥風刀，迎殺將去。兩員將厮殺，鬪了三十合之上，錢振鵬

漸漸力怯，抵當不住。個軍門旗下，兩個統制官，看見錢振鵬力怯，挺兩條鎗，一齊出馬，前去夾攻。關勝上首趙毅，下首范疇。宋軍門旗下，惱犯了兩員偏將，一個舞動喪門劍，一個使起虎眼鞭，搶出馬來，乃是『鎮三山』黃信，『病尉遲』孫立。六員將，三對兒在陣前廝殺。呂樞密急使許定，金節出城助戰。兩將得令，各待兵器，都上馬直到陣前，見趙毅戰黃信，范疇戰孫立，卻也都是對手。鬪到間深裏，趙毅，范疇漸折便宜；許定，金節各使一口大刀出陣。宋軍陣中韓滔，彭玘二將，雙出來迎。金節戰住韓滔，許定戰住彭玘，四將又鬪，五隊兒在陣前廝殺。

原來金節素有歸降大宋之心，故意要本隊陣亂，略鬪數合，撥回馬望本陣先走；韓滔乘勢追將去。南軍陣上高可立，看見金節被韓滔追趕得緊急，取雕弓，搭上硬箭，滿滿地拽開，聽的一箭，把韓滔面頰上射着，倒撞下馬來。這裏秦明急把馬一拍，輪起狼牙棍前來救時，早被那裏張近仁搶出來，咽喉上復一鎗，結果了性命。彭玘和韓滔是一正一副的兄弟，見他身死，急要報讎，撇了許定，直奔陣上，去尋高可立。許定趕來，卻得秦明占住廝殺。高可立看見彭玘趕來，挺鎗便迎。不隄防張近仁從肋窩裏撞將出來，把彭玘一鎗，搠下馬去。關勝見損了二將，心中忿怒，恨不得殺進常州，使轉神威，把錢振鵬一刀，也剝於

馬下。待要搶他那騎赤兔捲毛馬，不隄防自己坐下赤兔馬，一脚前失，倒把關勝掀下馬來，南陣上高可立，張近仁兩騎馬便來搶關勝，卻得徐寧引宣贊，郝思文二將齊出，救得關勝回歸本陣。呂樞密大驅人馬，捲殺出城，關勝衆將失利，望北退走，南兵追趕二十餘里。

此日關勝折了些人馬，引軍回見宋江，訴說折了韓滔，彭玘。宋江大哭道：「誰想渡江已來，損折我五個兄弟。莫非皇天有怒，不容宋江收捕方臘，以致損兵折將？」吳用勸道：「主帥差矣！輸贏勝敗，兵家常事，不足爲怪，此是兩個將軍祿絕之日，以致如此。請先鋒免憂，且理大事。」只見帳前轉過李逵便說道：「着幾個認得殺俺兄弟的人，引我去殺那賊徒，替我兩個哥哥報仇！」宋江傳令，教來日打起一面白旗，我親自引衆將，直至城邊，與賊交鋒，決個勝負。次日，宋公明領起大隊人馬，水陸並進，船騎相迎，拔寨都起。『黑旋風』李逵，引着鮑旭，項充，李袞，帶領五百悍勇步軍，先來出哨，直到常州城下。

呂樞密見折了錢振鵬，心下甚憂，連發了三道飛報文書，去蘇州三大王方貌處求救，一面寫表申奏朝廷。又聽得報道：「城下有五百步軍打城，認旗上寫道爲首的是『黑旋風』李逵。」呂樞密道：「這厮是梁山泊第一個兇徒，慣殺人的好漢，誰敢與我先去拿他？」帳前轉過兩個得勝獲功的統制官高

可立，張近仁。呂樞密道：『你兩個若拿得這個賊人，我當一力保奏，加官重賞。』張高二統制，各綽了鎗上馬，帶領一千馬步兵，出城迎敵。『黑旋風』李逵見了，便把五百步軍一字兒擺開，手拈兩把板斧，立在陣前；『喪門神』鮑旭，仗着一口大闊板刀，隨於側首；項充，李袞兩個，各人手挽着蠻牌，右手拿着鐵標，四個人各披前後掩心鐵甲，列於陣前。高張二統制正是得勝狸貓強似虎，及時鴉鵲便欺鷗，統着一千軍馬，靠城排開。

宋軍內有幾個探子，卻認得高可立，張近仁兩個，是殺韓滔，彭玘的，便指與『黑旋風』道：『這兩個領軍的，便是殺俺韓彭二將軍的！』李逵聽了這說，也不打話，拿起兩把板斧，直搶過對陣去。鮑旭見李逵殺過對陣，急呼項充，李袞舞起蠻牌，便去策應。四個齊發一聲喊，滾過對陣。高可立，張近仁喫了一驚，措手不及，急待回馬，那兩個蠻牌，早滾到馬領下，高可立，張近仁在馬上把鎗望下搠時，項充，李袞把牌迎住。李逵斧起，早砍翻高可立馬脚，高可立擲下馬來。項充叫道：『留下活的！』時，李逵是個好殺人的漢子，那裏忍耐得住，早一斧砍下頭來。鮑旭從馬上揪下張近仁，一刀也割了頭，四個在陣裏亂殺。『黑旋風』把高可立的頭縛在腰裏，輪起兩把板斧，不問天地，橫身在裏面砍殺，殺得一千馬步軍，退

入城去，也殺了三四百人，直趕到弔橋邊。李逵和鮑旭兩個，便要殺入城去，項充、李袞死當回來。城上擗木砲石，早打下來。四個回到陣前，五百軍兵，依原一字擺開，那裏敢輕動？本是也要來混戰，怕『黑旋風』不分皂白，見的便砍，因此不敢近前。

塵頭起處，宋先鋒軍馬已到，李逵、鮑旭，各獻首級，衆將認的是高可立，張近仁的頭，都喫了一驚道：『如何獲得讎人首級？』兩個說：『殺了許多人衆，本待要捉活的來，一時手痒，忍耐不住，就便殺了。』宋江道：『既有讎人首級，可於白旗下，望空祭祀韓彭二將。』宋江又哭了一場，放倒白旗，賞了李逵、鮑旭、項充、李袞四人，便進兵到常州城下。

且說呂樞密在城中心慌，便與金節許定，并四個統制官，商議退宋江之策。諸將見李逵等殺了這一陣，衆人都膽顫心寒，不敢出戰。問了數聲，如箭穿鴈嘴，鈎搭魚腮，默默無言，無人敢應。呂樞密心內納悶，教人上城看時，宋江軍馬，三面圍住常州，盡在城下擂鼓搖旗，納喊搦戰。呂樞密叫衆將，且各上城守護。衆將退去，呂樞密自在後堂尋思，無計可施，喚集親隨左右心腹人商量，自欲棄城逃走，不在話下。

且說守將金節回到自己家中，與其妻秦玉蘭說道：『如今宋先鋒圍住城池，三面攻擊。我等城中

糧食缺少，不經久困；倘或打破城池，我等那時，皆爲刀下之鬼。」秦玉蘭答道：「你素有忠孝之心，歸降之意，更兼原是宋朝舊官，朝廷不會有甚負汝，不若去邪歸正，擒捉呂師囊，獻與宋先鋒，便是進身之計。」金節道：「他手下見有四個統制官，各有軍馬。許定這厮，又與我不睦，與呂師囊又是心腹之人。我恐事未必諧，反惹其禍。」其妻道：「你只密密地，寅夜修一封書緘，拴在箭上，射出城去，和宋先鋒達知，裏應外合取城。你來日出戰，詐敗佯輸，引誘入城，便是你的功勞。」金節道：「賢妻此言極當，依汝行之。」史官詩曰：

棄暗投明免禍機，

毘陵重見負羈妻。

婦人尙且存忠義，

何事男兒識見迷。

次日，宋江領兵攻城得緊，呂樞密聚衆商議，金節答道：「常州城池高廣，只宜守，不可敵。衆將且堅守，等待蘇州救兵來到，方可會合出戰。」呂樞密道：「此言極是！」公撥衆將：應明，趙毅守把東門；沈扑，范疇守把北門；金節守把西門；許定守把南門。調撥已定，各自領兵堅守。當晚金節寫了私書，拴在箭上，待夜深人靜，在城上望着西門外探路軍人射將下去。那軍校拾得箭矢，慌忙報入寨裏來。守西寨正將

『花和尚』魯智深同『行者』武松兩個見了，隨即使偏將杜興齋了，飛報東北門大寨裏來。宋江，吳用點着明燭，在帳裏議事，杜興呈上金節的私書，宋江看了大喜，便傳令教三寨中知會。

次日，三寨內頭領，三面攻城。呂樞密在戰樓上，正觀見宋江陣裏『轟天雷』凌振，扎起砲架，卻放了一個風火砲，直飛上去，正打在敵樓角上，骨碌碌一聲響，平塌了半邊。呂樞密急走，救得性命下城來，催督四門守將，出城搦戰。搥了三通戰鼓，大開城門，放下弔橋，北門沈扑，范疇引軍出戰。宋軍中『大刀』關勝，坐下錢振鵬的捲毛赤兔馬，出於陣前，與范疇交戰。兩個正待相持，西門金節又引出一彪軍來搦戰。宋江陣上『病尉遲』孫立出馬。兩個交戰，鬪不到三合，金節詐敗，撥轉馬頭便走。孫立當先，燕順，馬麟爲次，魯智深，武松，孔明，孔亮，施恩，杜興，一發進兵。金節便退入城，孫立已趕入城門邊，占住西門。城中鬧起，知道大宋軍馬，已從西門進城了。那時百姓都被方臘殘害不過，怨氣冲天，聽得宋軍入城，盡出來助戰。城上早豎起宋先鋒旗號，范疇，沈扑見了城中事變，急待奔入城去，保全老小時，左邊衝出王矮虎，一丈青，早把范疇捉了。右邊衝出宣贊，郝思文兩個，一齊向前，把沈扑一鎗刺下馬去，衆軍活捉了。宋江，吳用大驅人馬入城，四下裏搜捉南兵，盡行誅殺。呂樞密引了許定，自投南門而走，死命奪路，衆軍追趕

不上，自回常州聽令，論功陞賞。趙毅躲在百姓人家，被百姓捉來獻出。應明亂軍中殺死，獲得首級。宋江來到州治，便出榜安撫，百姓扶老攜幼，詣州拜謝。宋江撫慰百姓，復爲良民，衆將各來請功。

金節赴州治拜見宋江，宋江親自下塔迎接金節，上廳請坐。金節感激無限，復爲宋朝良臣，此皆其妻贊成之功，不在話下。宋江叫把范疇、沈扑、趙毅三個，陷車盛了，寫道申狀，就叫金節親自解赴潤州。張招討中軍帳前。金節領了公文，監押三將，前赴潤州交割。比及去時，宋江已自先叫『神行太保』戴宗，齎飛報文書，保舉金節到中軍了。張招討見宋江申覆金節如此忠義，後金節到潤州，張招討大喜，賞賜金節金銀，段疋，鞍馬，酒禮。有副都督劉光世，就留了金節，陞做行軍都統，留於軍前聽用。後來金節跟隨劉光世大破金兀朮四太子，多立功勞，直做到親軍指揮使，至中山陣亡，這是金節的結果。有詩爲證：

從邪廊廟生堪愧，

殉義沙場骨也香。

他日中山忠義鬼，

何如方臘陣中亡。

當日張招討，劉都督賞了金節，把三個賊人，碎屍萬段，梟首示衆。隨即使人來常州，犒勞宋先鋒軍馬。

且說宋江在常州屯駐軍馬，使戴宗去宣州，湖州盧先鋒處，飛報調兵消息，一面又有探馬報來說，呂樞密逃回在無錫縣，又會合蘇州救兵，正欲前來迎敵。宋江聞知，便調馬軍步軍，正偏將佐十員頭領，撥與軍兵一萬，望南迎敵。那十員將佐：關勝，秦明，朱仝，李應，魯智深，武松，李逵，鮑旭，項充，李袞。當下關勝等領起前部軍兵人馬，與同衆將，辭了宋先鋒，離城去了。

且說戴宗探聽宣湖二州進兵的消息，與同柴進回見宋江，報說副先鋒盧俊義得了宣州，特便柴大官人到來報捷。宋江甚喜。柴進到州治，參拜已了，宋江把了接風酒，同入後堂坐下，動問盧先鋒破宣州備細緣由。柴進將出申達文書，與宋江看了，備說打宣州一事。

方臘部下鎮守宣州經略使家餘慶，手下統制官六員，都是歙州睦州人氏。那六人：李韶，韓明，杜敬臣，魯安，潘濬，程勝祖。當日家餘慶分調六個統制，做三路出城對陣，盧先鋒也分三路軍兵迎敵。中間是呼延灼和李韶交戰，董平共韓明相持。戰到十合，韓明被董平兩鎗刺死，李韶遁去，中路軍馬大敗。左軍是林冲和杜敬臣交戰，索超與魯安相持。林冲蛇矛刺死杜敬臣，索超斧劈死魯安。右軍是張清和潘濬交戰，穆弘共程勝祖相持。張清一石子打下潘濬，『打虎將』李忠趕出去殺了。程勝祖棄馬逃回。此日

連勝四將，賊兵退入城去。盧先鋒急驅衆將奪城，趕到門邊，不隄防賊兵城上，飛下一片磨扇來，打死俺一個偏將。城上箭如雨點一般射下來，那箭矢都有毒藥，射中俺兩個偏將，止及到寨，俱各身死。盧先鋒因見折了三將，連夜攻城。守東門賊將不緊，因此得了宣州。亂軍中殺死了李韶，家餘慶領了些敗殘軍兵，望湖州去了。智深困於陣上，不知去向；磨扇打死了『白面郎君』鄭天壽；兩個中藥箭的，是『操刀鬼』曹正、『活閃婆』王定六。宋江聽得又折了三個兄弟，大哭一聲，驀然倒地，未知五臟如何，先見四肢不舉。正是：花開又被風吹落，月皎那堪雲霧遮。畢竟宋江昏暈倒了，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三回

『混江龍』太湖小結義

宋公明蘇州大會垓

話說當下衆將救起宋江，半晌方纔甦醒，對吳用等說道：『我們今番必然收伏不得方臘了！自從渡江以來，如此不利，連連損折了我八個弟兄……』吳用勸道：『主帥休說此言，恐解軍心。當初破大遼之時，大小完全回京，皆是天數。今番折了兄弟們，此是各人壽數。眼見得渡江以來，連得了三個大郡：

潤州，常州，宣州。此乃皆是天子洪福齊天，主將之虎威，如何不利？先鋒何故自喪志氣？宋江道：『雖然天數將盡，我想一百八人，上應列宿，又合天文所載，兄弟們如手足之親，今日聽了這般凶信，不由我不傷心。』吳用再勸道：『主將請休煩惱，勿傷貴體；且請理會調兵接應，攻打無錫縣。』宋江道：『留下柴大官人與我做伴；別寫軍帖，使戴院長與我送去，回覆盧先鋒，着令進兵攻打湖州，早至杭州聚會。』吳用教裴宣寫了軍帖回覆，使戴宗往宣州去了，不在話下。

卻說呂師囊引着許定，逃回至無錫縣，正迎着蘇州三大王發來救應軍兵，爲頭是六軍指揮使衛忠，帶十數個牙將，引兵一萬，來救常州，合兵一處，守住無錫縣。呂樞密訴說金節獻城一事，衛忠道：『樞密寬心，小將必然再要恢復常州。』只見探馬報道：『宋軍至近，早作準備。』衛忠便引兵上馬，出北門外迎敵，早見宋兵軍馬勢大，爲頭是『黑旋風』李逵，引着鮑旭，項充，李袞當先，直殺過來。衛忠力怯，軍馬不會擺成行列，大敗而走；急退入無錫縣時，四個早隨馬後，趕入縣治。呂樞密便奔南門而走。關勝引着兵馬，已奪了無錫縣；衛忠，許定亦望南門走了，都回蘇州去了。關勝等得了縣治，便差人飛報宋先鋒。宋江與衆頭領都到無錫縣，便出榜安撫了本處百姓，復爲良民，引大隊軍馬，都屯住在本縣，卻使人申

請張劉二總兵鎮守常州。

且說呂樞密會同衛忠，許定三個，引了敗殘軍馬，奔蘇州城來告三大王求救，訴說宋軍勢大，迎敵不住，兵馬席捲而來，以致失陷城池。三大王大怒，喝令武士推轉呂樞密，斬訖報來。衛忠等告說：『宋江部下軍將，皆是慣戰兵馬，多有勇烈好漢了得的人，更兼步卒都是梁山泊小嘍囉，多曾慣鬪，因此難敵。』方貌道：『權且寄下你項上一刀，與你五千軍馬，首先出哨。我自分撥大將，隨後便來策應。』呂師囊拜謝了，全身披掛，手執丈八蛇矛，上馬引軍，首先出城。

卻說三大王聚集手下八員戰將，名爲八驃騎，一個個都是身長力壯，武藝精熟的人。那八員：

飛龍大將軍劉贊

飛虎大將軍張威

飛熊大將軍徐方

飛豹大將軍郭世廣

飛天大將軍卽福

飛雲大將軍苟正

飛山大將軍甄誠

飛水大將軍昌盛

當下三大王方貌，親自披掛，手持方天畫戟，上馬出陣，監督中軍人馬，前來交戰。馬前擺列着那八

員大將，背後整整齊齊有三二十個副將，引五萬南兵人馬，出闔闔門來，迎敵宋軍。前部呂師囊引着衛忠，許定，已過寒山寺了，望無錫縣而來。宋江已使人探知，盡引許多正偏將佐，把軍馬調出無錫縣，前進十里餘路。兩軍相遇，旗鼓相望，各列成陣勢。呂師囊忿那口氣，躍坐下馬，橫手中矛，親自出陣，要與宋江交戰。宋江在門旗下見了，回頭問道：『誰人敢拿此賊？』說猶未了，『金鎗手』徐寧，挺起手中金鎗，驟坐下馬，出到陣前，便和呂樞密交戰。二將交鋒，左右助喊，約戰了二十餘合，呂師囊露出破綻來，被徐寧肋下刺着一鎗，搠下馬去。兩軍一齊納喊。『黑旋風』李逵手揮雙斧，『喪門神』鮑旭挺仗飛刀，項充李袞各舞鎗牌，殺過對陣來，南兵大亂。

宋江驅兵趕殺，正迎着方貌大隊人馬，兩邊各把弓箭射住陣腳，各列成陣勢。南軍陣上，一字擺開八將。方貌在中軍聽得說殺了呂樞密，心中大怒，便橫戟出馬來，大罵宋江道：『量你等只是梁山泊一夥打家劫舍的草賊，宋朝合敗，封你爲先鋒，領兵侵入吾地，我今直把你誅盡殺絕，方才罷兵！』宋江在馬上指道：『你這厮只是睦州一夥村夫，量你有甚福祿，妄要圖王霸業，不如及早投降，免汝一死！』天兵到此，尙自巧言抗拒！我若不把你殺盡，誓不回軍！』方貌喝道：『且休與你論口，我手下有八員猛將在

此，你敢撥八個出來廝殺麼？」宋江笑道：「若是我兩個併你一個，也不算好漢。你使八個出來，我使八員首將，和你比試本事，便見輸贏。但是殺下馬的，各自擡回本陣，不許暗箭傷人，亦不許搶擄屍首。如若不見輸贏，不得混戰，明日再約廝殺。」方貌聽了，便叫八將出來，各執兵器，驟馬向前。宋江道：「諸將相讓馬軍出戰……」說言未絕，八將齊出，那八人：關勝，花榮，徐寧，秦明，朱仝，黃信，孫立，郝思文。宋江陣內，門旗開處，左右兩邊，分出八員首將，齊齊驟馬，直臨陣上。兩軍中花腔鼓播，雜彩旗搖，各家放了一個號砲，兩軍助着喊聲，十六騎馬齊出，各自尋着敵手，捉對兒廝殺。那十六員將佐，如何見得尋着對手，配合交鋒！關勝戰劉贊，秦明戰張威，花榮戰徐方，徐寧戰卽福，朱仝戰苟正，黃信戰郭世廣，孫立戰甄誠，郝思文戰昌盛，真乃是難描難畫，但見：

征塵亂起，殺氣橫生。人人欲作那吒，個個爭爲敬德。三十二條臂膊，如織錦穿梭；六十四隻馬蹄，似追風走電。隊旗錯雜，難分赤白青黃；兵器交加，莫辨鎗刀劍戟。試看旋轉烽烟裏，真似元宵走馬燈。

這十六員猛將，都是英雄，用心相敵，鬪到三十合之上，數中一將，翻身落馬，贏得的是誰？「美髯公」

朱仝，一鎗把苟正刺下馬來。兩陣上各自鳴金收軍，七對將軍分開。兩下各回本陣。

三大王方貌，見折了一員大將，尋思不利，引兵退回蘇州城內。宋江當日催趨軍馬，直近寒山寺下寨，陞賞朱仝。裴宣寫了軍狀，申覆張招討，不在話下。

且說三大王方貌退兵入城，堅守不出，分調諸將，守把各門，深栽鹿角，城上列着踏弩硬弓，擂木砲石，窩鋪內鎔煎金汁，女牆邊堆垛灰瓶，準備牢守城池。

次日，宋江見南兵不出，引了花榮、徐寧、黃信、孫立，帶領三十餘騎馬軍，前來看城。見蘇州城郭，一週遭都是水港環繞，牆垣堅固，想道：『急不能勾打得城破。』回到寨中，和吳用計議攻城之策。有人報道：『水軍頭領正將李俊，從江陰來見主將。』宋江教請入帳中，見了李俊，宋江便問沿海消息。李俊答道：『自從撥領水軍，一同石秀等，殺至江陰，太倉沿海等處，守將嚴勇，副將李玉，部領水軍船隻，出戰交鋒。嚴勇在船上被阮小二一鎗擄下水去，李玉已被亂箭射死，因此得了江陰、太倉。即日石秀、張橫、張順去取嘉定，三阮去取常熟，小弟特來報捷。』宋江見說大喜，賞賜了李俊，着令自往常州，去見張劉二招討，投下申狀。

且說這李俊徑投常州來，見了張招討，劉都督，備說收復了江陰，太倉海島去處，殺了賊將嚴勇，李
玉。張招討給與了賞賜，令回宋先鋒處聽調。李俊回到寒山寺寨中，來見宋先鋒。宋江因見蘇州城外，水
面空闊，必用水軍船隻廝殺，因此就留下李俊。教整點船隻，準備行事。李俊說道：「容俊去看水面闊狹，
如何用兵，卻作道理。」宋江道是。李俊去了兩日，回來說道：「此城正南上相近太湖，兄弟欲得備舟一
隻，投宜興小港，私入太湖裏去，出吳江，探聽南邊消息，然後可以進兵，四面夾攻，方可得破。」宋江道：「賢
弟此言極當，只是沒有副手與你同去。」隨即便撥李大官人帶同孔明，孔亮，施恩，杜興四個，去江陰，太
倉，崑山，常熟，嘉定等處，協助水軍，收復沿海縣治，便可替回童威，童猛，來幫助李俊行事。李應領了軍帖，
辭別宋江，引四員偏將，投江陰去了。不過兩日，童威，童猛回來，參見宋先鋒，宋江撫慰了，就叫隨從李俊，
乘駕小船，前去探聽南邊消息。

且說李俊帶了童威，童猛，駕起一葉扁舟，兩個水手搖櫓，五個人逕奔宜興小港裏去，盤旋直入太
湖中來。看那太湖時，果然水天空闊，萬頃一碧，但見：

天連遠水，水接遙天；高低水影無塵，上下天光一色。雙雙野鷺飛來，點破碧琉璃；兩兩輕鷗驚起，

衝開青翡翠。春光澹蕩，溶溶波皺魚鱗；夏雨滂沱，滾滾浪翻銀屋；秋蟾皎潔，金蛇遊走波瀾；冬雪紛飛，玉蝶瀾漫天地。混沌鑿開元氣窟，馮夷獨占水晶宮。有詩爲證：

溶溶漾漾白鷗飛，

綠淨春深好染衣。

南去北來人自老，

夕陽常送釣船歸。

當下李俊和童威，童猛并兩個水手，駕着一葉小船，逕奔太湖，漸近吳江，遠遠望見一派漁船，約有四五十隻。李俊道：『我等只做買魚，去那裏打聽一遭。』五個人一逕搖到那打魚船邊，李俊問道：『漁翁，有大鯉魚嗎？』漁人道：『你們要大鯉魚，隨我家裏去賣與你。』李俊搖着船，跟那幾隻魚船去。沒多時，漸漸到一個處所。看時，團團一遭，都是駝腰柳樹，籬落中，有二十餘家。那漁人先把船來纜了，隨即引李俊，童威，童猛三人上岸，到一個莊院裏。一脚入得莊門，那人嗽了一聲，兩邊攢出七八條大漢，都拿着撓鈎，把李俊三人一齊搭住，逕捉入莊裏去；不問事情，便把三人都綁在樁木上。李俊把眼看時，只見草廳上坐着四個好漢。爲頭那個赤鬚黃髮，穿着領青紬衲襖；第二個瘦長短髯，穿着一領黑綠盤領木綿衫；第三個黑面長鬚；第四個骨臉闊腮，扇圈胡鬚；兩個都一般穿着領青衲襖子。頭上各帶黑氈笠兒，身

邊都倚着軍器。爲頭那個喝問李俊道：『你等這厮們，都是那裏人氏？來我這湖泊裏做甚麼？』李俊應道：『俺是揚州人，來這裏做客，特來買魚。』那第四個骨臉的道：『哥哥休問他，眼見得是細作了。只願與我取他心肝來喫酒。』李俊聽得這話，尋思道：『我在潯陽江上，做了許多年私商，梁山泊內又粧了幾年的好漢，卻不想今日結果性命在這裏罷罷！』嘆了口氣，看着童威，童猛道：『今日是我連累了兄弟兩個，做鬼也只是一處去。』童威，童猛道：『哥哥休說這話，我們便死也勾了；只是死在這裏，埋沒了兄長大名。』三面厮覷着，腆起胸脯受死。那四個好漢，卻看了他們三個說了一回，互相厮覷道：『這個爲頭的人，必不是以下之人。』那爲頭的好漢又問道：『你三個正是何等樣人？可通個姓名，教我們知道。』李俊又應道：『你們要殺便殺；我等姓名，至死也不說與你，枉惹的好漢們恥笑。』那爲頭的見說了這話，便跳起來，把刀都割斷了繩索，放起這三個人來。四個漁人都扶他至屋內請坐。爲頭那個納頭便拜，說道：『我等做了一世強人，不曾見你這般好義氣人物好漢，三位老兄正是何處人氏？願聞大名。』李俊道：『眼見得你四位大哥，必是個好漢了。便說與你，隨你們拿我三個那裏去。我三個是梁山泊宋公明手下副將。我是「混江龍」李俊。這兩個兄弟：一個是「出洞蛟」童威，一個是「翻江蜃」』

童猛。今來受了朝廷招安，新破遼國，班師回京，又奉勅命，來收方臘。你若是方臘手下人員，便解我三人去請賞，休想我們掙扎！」那四個聽罷，納頭便拜，齊齊跪道：「有眼不識泰山，卻纔甚是冒瀆，休怪！休怪！俺四個兄弟，非是方臘手下，原舊都在綠林叢中討衣喫飯，今來尋得這個去處，地名喚做榆柳莊，四下裏都是深港，非船莫能進。俺四個只着打魚的做眼，太湖裏面尋些衣食。近來一冬，都學得些水勢，因此無人敢來侵傍。俺們也久聞你梁山泊宋公明招集天下好漢，并兄長大名，亦聞有個「浪裏白跳」張順，不想今日得遇哥哥！」李俊道：「張順是我弟兄，亦做同班水軍頭領，見在江陰地面，收捕賊人。改日同他來，卻和你們相會。願求你等四位大名。」爲頭那一個道：「小弟們因在綠林叢中走，都有異名，哥哥勿笑！小弟是「赤鬚龍」費保，一個是「捲毛虎」倪雲，一個是「太湖蛟」上青，一個是「瘦臉熊」狄成。」李俊聽說了四個姓名，大喜道：「列位從此不必相疑，喜得是一家人！俺哥哥宋公明現做收方臘正先鋒，即日要取蘇州，不得次第，特差我三個人來探路。今旣得遇你四位好漢，可隨我去見俺先鋒，都保你們做官。待收了方臘，朝廷陸用。」費保道：「容覆：若是我四個要做官時，方臘手下，也得個統制做了多時，所以不願爲官，只求快活。若是哥哥要我四人幫助時，水裏水裏去，火裏火裏去；若說保我做

官時，其實不要。」李俊道：「既是恁地，我等只就這裏結義爲兄弟如何？」四個好漢見說大喜，便叫宰了一口豬，一羴羊，致酒設席，結拜李俊爲兄。李俊叫童威，童猛都結義了。

七個人在榆柳莊上商議，說宋公明要取蘇州一事，方貌又不肯出戰，城池四面是水，無路可攻，舟船港狹，難以准敵，似此怎得城子破？費保道：「哥哥且寬心住兩日。杭州不時間，有方臘手下人來蘇州公幹，可以乘勢智取城郭。小弟使幾個打魚的去緝聽，若還有人來時，便定計策。」李俊道：「此言極妙！」費保便喚幾個漁人，先行去了，自同李俊每日在莊上飲酒。在那裏住了兩三日，只見打魚的回來報道：「平望鎮上，有十數隻遞運船隻，船尾上都插着黃旗，旗上寫着「承造王府衣甲」，眼見的是杭州解來的。每隻船上，只有五七人。」李俊道：「既有這個機會，萬望兄弟們助力。」費保道：「只今便往。」李俊道：「但若是那船上走了一個，其計不諧了。」費保道：「哥哥放心，都在兄弟身上。」隨即聚集六七十隻打魚小船，七籌好漢，各坐一隻，其餘都是漁人，各藏了暗器。盡從小港透入大江，四散接將去。當夜星月滿天，那十隻官船，都灣在江東龍王廟前。費保船先到，忽起一聲號哨，六七十隻魚船，一齊攏來，各自擎住大船。那官船裏人急鑽出來，早被撓鈎搭住，三個五個，做一串兒縛了。及至跳得下水的，都被撓

鈎搭上船來。盡把小船帶住官船，都移入太湖深處；直到榆柳莊時，已是四更天氣。閒雜之人，都縛做一串，把大石頭墜定，拋在太湖裏淹死。捉得兩個爲頭的來問時，原來是守把杭州方臘大太子南安王方天定手下庫官，特奉令旨，押送新造完鐵甲三千副，解赴蘇州三大王方貌處交割。李俊問了姓名，要了一應關防文書，也把兩個庫官殺了。李俊道：『須是我親自去和哥哥商議，方可行此一件事。』費保道：『我着人把船渡哥哥，從小港裏到軍前覺近便。』就叫兩個漁人，搖一隻快船送出去。李俊分付童威，童猛，并費保等，且教把衣甲船隻，悄悄藏在莊後港內，休得喫人知覺了。費保道：『無事。』自來打併船隻。

卻說李俊和兩個漁人，駕起一葉快船，逕取小港，掉到軍前寒山寺上岸。來至寨中，見了宋先鋒，備說前事。吳用聽了大喜道：『若是如此，蘇州唾手可得！便請主將傳令，就差李逵，鮑旭，項充，李袞，帶領衝陣牌手二百人，跟隨李俊回太湖莊上，與費保等四位好漢，如此行計，約在第二日進發。』李俊領了軍令，帶同一行人，直到太湖邊來。三個先過湖去，卻把船隻接取李逵等一千人，都到榆柳莊上。李俊引着李逵，鮑旭，項充，李袞四個，和費保等相見了。費保看見李逵這般相貌，都皆駭然。邀取二百餘人，在莊上

置備酒食相待。到第三日，衆人商議定了，費保扮做解衣甲正庫官，倪雲扮做副使，都穿了南官的號衣，將帶了一應關防文書，衆漁人都裝做官船上艄公水手，卻藏『黑旋風』等二百餘人將校在船艙裏；上青，狄成押着後船，都帶了放火的器械。卻欲要行動，只見漁人又來報道：『湖面上有一隻船，在那裏搖來搖去。』李俊道：『又來作怪！』急急自去看時，船頭上立着兩個人，看來卻是『神行太保』戴宗，和『轟天雷』凌振。李俊唵了一聲號哨，那隻船飛也似奔來莊上，到得岸邊，上岸來，都相見了。李俊問：『二位何來？甚事見報？』戴宗道：『哥哥急使李逵來了，正忘卻一件大事，特地差我與凌振齎一百號砲在船裏，湖面上尋趕不上，這裏又不敢攏來傍岸，教兄弟明早卯時進城，到得裏面，便放這一百個火砲爲號。』李俊道：『最好！』便就船裏，搬過砲籠砲架來，都藏埋衣甲船內。費保等聞知是戴宗，又置酒設席管待。凌振帶來十個砲手，都埋伏擺在第三隻船內。當夜四更，離莊望蘇州來，五更已後，到得城下。守門軍士，在城上望見南國旗號，慌忙報知管門大將，卻是飛豹大將軍郭世廣，親自上城來問了小校備細，接取關防文書，吊上城來看了。郭世廣使人齎至三大王府裏，辯看了來文，又差人來監視，卻纔教放入城門。郭世廣直在水門邊坐地，再叫人下船看時，滿滿地堆着鐵甲號衣，因此一隻隻都放入城去。

放過十隻船了，便關水門。三大王差來的監視官員，引着五百軍，在岸上跟定，便着灣住了船。李逵，鮑旭，項充，李袞，從船艙裏鑽出來。監視官見了四個人，形容麤醜，急待問是甚人時，項充，李袞，早舞起團牌，飛出一把刀來，把監視官剝下馬去。那五百軍欲待上船，被李逵掣起雙斧，早跳在岸上，一連砍翻十數個，那五百軍人都走了。船裏衆好漢，并牌手二百餘人，一齊上岸，便放起火來。凌振就岸邊撒開砲架，搬出號砲，連放了十數個。那砲震得城樓也動，四下裏打將入去。三大王方貌正在府中計議，聽的火砲接連響，驚得魂不附體。各門守將，聽得城中炮響不絕，各引兵奔城中來。各門飛報，南軍都被冷箭射死，宋軍已上城了。蘇州城內鼎沸起來，正不知多少宋軍入城。『黑旋風』李逵和鮑旭引着兩個牌手，在城裏橫衝直撞，追殺南兵。李俊，戴宗引着費保四人，護持凌振，只顧放砲。宋江已調三路軍將取城。宋兵殺入城來，南軍漫散，各自逃生。且說三大王方貌急急披掛上馬，引了五七百鐵甲軍，奪路待要殺出南門，不想正撞見『黑旋風』李逵這一夥，殺得鐵甲軍東西亂攔，四散奔走。小巷裏又撞出魯智深，輪起鐵禪杖打將來。方貌抵當不住，獨自躍馬，再回府來。烏鵲橋下轉出武松，趕上一刀，掠斷了馬脚，方貌倒攔將下來，被武松再復一刀砍了，提首級逕來中軍，參見先鋒請功。此時宋江已進城中王府坐下，令諸將各

自去城裏搜殺南軍，盡皆捉獲，單只走了劉贊一個，領了些敗殘軍兵，投秀州去了。有詩爲證：

神器從來不可干，

僭王稱號詎能安？

武松立馬誅方貌，

留與兇頑做樣看。

宋江到王府坐下，便傳下號令，休教殺害良民百姓，一面教救滅了四下裏火，便出安民文榜，曉諭軍民。次後聚集諸將，到府請功，已知武松殺了方貌，朱仝生擒徐方，史進生擒了甄誠，孫立鞭打死張威，李俊鎗刺死昌盛，樊瑞殺死鄔福，宣贊和郭世廣鏖戰，你我相傷，都死於飲馬橋下，其餘都擒得牙將，解來請功。宋江見折了『醜郡馬』宣贊，傷悼不已，便使人安排花棺彩槨，迎去虎丘山下殯葬。把方貌首級，并徐方、甄誠，解赴常州，張招討軍前施行。張招討就將徐方、甄誠碎剮於市，方貌首級，解赴京師；回將許多賞賜，來蘇州給散衆將。張招討移文申狀，請劉光世鎮守蘇州，卻令宋先鋒沿便進兵，收捕賊寇。只見探馬報道：『劉都督、耿參謀來安蘇州。』當日衆將都跟着宋先鋒迎接劉光世等官入城王府安下。參賀已了，宋江衆將，自來州治議事，使人去探沿海水軍頭領消息如何。卻早報說，沿海諸處縣治，聽得蘇州已破，羣賊各自逃散，海僻縣道，盡皆平靜了。宋江大喜，申達文書到中軍報捷，請張招討、曉諭、舊官

復職，另撥中軍統制，前去各處守禦安民，退回水軍頭領正偏將佐，來蘇州調用。

數日之間，統制等官，各自分投去了。水軍頭領，都回蘇州，訴說三阮打常熟，折了施恩，又去攻取崑山，折了孔亮。石秀，李應等盡皆回了，施恩，孔亮，不識水性，一時落水，俱被淹死。宋江見又折了二將，心中大憂，嗟嘆不已。武松念起舊日恩義，也大哭了一場。

且說費保等四人來辭宋先鋒要回去，宋江堅意相留，不肯，重賞了四人，再令李俊送費保等回榆柳莊去。李俊當時又和童威，童猛送費保等四人到榆柳莊上，費保等又治酒設席相款。飲酒中間，費保起身與李俊把盞，說出幾句言語來，有分教，李俊離卻中原之境，別立化外之基。正是：了身達命蟾離殼，立業成名魚化龍。畢竟費保與李俊說出甚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四回

寧海軍宋江弔孝

湧金門張順歸神

話說當下費保對李俊說道：「小弟雖是個愚鹵匹夫，曾聞聰明人道：『世事有成必有敗，爲人有

興必有衰。」哥哥在梁山泊，勳業到今，已經數十餘載，更兼百戰百勝。去破遼國時，不曾損折了一個兄弟；今番收方臘，眼見挫動銳氣，天數不久。爲何小弟不願爲官？爲因世情不好。有日太平之後，一個個必然來侵害你性命。自古道：「太平本是將軍定，不許將軍見太平。」此言極妙！今我四人，既已結義了，哥哥三人，何不趁此氣數未盡之時，尋個了身達命之處，對付些錢財，打了一隻大船，聚集幾人水手，江海內尋個淨辦處安身，以終天年，豈不美哉！」李俊聽罷，倒地便拜，說道：「仁兄，重蒙教導，指引愚迷，十分全美。只是方臘未曾剿得，宋公明恩義難拋，行此一步未得。今日便隨賢弟去了，全不見平生相聚的義氣。若是衆位肯姑待李俊，容待收伏方臘之後，李俊引兩個兄弟，逕來相投，萬望帶挈。是必賢弟們先準備下這條門路。若負今日之言，天實厭之！非爲男子也！」那四個道：「我等準備下船隻，專望哥哥到來，切不可負約！」李俊、費保結義飲酒，都約定了，誓不負盟。

次日，李俊辭別了費保四人，自和童威、童猛回來參見宋先鋒，俱說費保等曰：「人不願爲官，只願打魚快活。」宋江又嗟嘆了一回，傳令整點水陸軍兵起程。吳江縣已無賊寇，直取平望鎮，長驅而進，前望秀州而來。本州守將段愷聞知蘇州三大王方貌已死，只思量收拾走路。使人探知大軍離城不遠，遙望水

陸路上，旌旗蔽日，船馬相連，嚇得魂消膽喪。前隊大將關勝，秦明已到城下，便分調水軍船隻，圍住西門。段愷在城上叫道：『不須攻擊，準備納降。』隨即開放城門，段愷香花燈燭，牽羊擔酒，迎接宋先鋒入城，直到州治歇下。段愷爲首參見了，宋江撫慰段愷，復爲良臣，便出榜安民。段愷稱說：『愷等原是陸州良民，累被方臘殘害，不得已投順部下。今得天兵到此，安敢不降？』宋江備問：『杭州寧海軍城池，是甚人守據？』有多少人馬良將？』段愷稟道：『杭州城郭闊遠，人煙稠密，東北旱路，南面大江，西面是湖，乃是方臘大太子南安王方天定守把，部下有七萬餘軍馬，二十四員戰將，四個元帥，共是二十八員。爲首兩個，最了得：一個是歙州僧人，名號「寶光如來」，俗姓鄧，法名元覺，使一條禪杖，乃是渾鐵打就的，可重五十餘斤，人皆稱爲國師；又一個，乃是福州人氏，姓石名寶，慣使一個流星鎚，百發百中，又能使一口寶刀，名爲劈風刀，可以裁銅截鐵，遮莫三層鎧甲，如劈風一般過去。外有二十六員，都是遴選之將，亦皆悍勇，主帥切不可輕敵。』宋江聽罷，賞了段愷，便教去張招討軍前，說知備細。後來段愷就跟了張招討行軍，守把蘇州，卻委副都督劉光世來秀州守禦，宋先鋒卻移兵在樵李亭下寨。當與諸將筵宴賞軍，商議調兵攻取杭州之策。只見『小旋風』柴進起身道：『柴某自蒙兄長高唐州救命已來，一向累蒙仁兄願

愛，坐享榮華，不曾報得恩義。今願深入方臘賊巢，去做細作，或得一陣功勳，報效朝廷，也與兄長有光。未知尊意肯容否？」宋江大喜道：「若得大官人肯去直入賊巢，知得裏面溪山曲折，可以進兵，生擒賊首方臘，解上京師，方表微功，同享富貴。只恐賢弟路程勞苦，去不得。」柴進道：「情願捨死一往，只是得燕青爲伴同行最好。此人曉得諸路鄉談，更兼見機而作。」宋江道：「賢弟之言，無不依允。只是燕青撥在盧先鋒部下，便可行文取來。」正商議未了，聞人報道：「盧先鋒特使燕青到來報捷。」宋江見報，大喜說道：「賢弟此行，必成大功矣！恰限燕青到來，也是吉兆。」柴進也喜。

燕青到寨中，上帳拜罷宋江，喫了酒食。問道：「賢弟水路來？旱路來？」燕青答道：「乘傳到此。」宋江又問道：「戴宗回時，說道已進兵攻取湖州，其事如何？」燕青稟道：「自離宣州，盧先鋒分兵兩處：先鋒自引一千軍馬攻打湖州，殺死僞留守弓溫并手下副將五員，收伏了湖州，殺散了賊兵，安撫了百姓，一面行文申覆張招討，撥統制守禦，特令燕青來報捷。主將所分這一半人馬，叫林冲引領前去，收取獨松關，都到杭州聚會。小弟來時，聽得說獨松關路上每日廝殺，取不得關，先鋒又同朱武去了，囑付委呼延將軍統領軍兵，守住湖州，待中軍招討調撥得統制到來，護境安民，纔一面進兵，攻取德清縣，到杭州

會合。』宋江又問道：『湖州守禦取德清，并調去獨松關廝殺，兩處分的人將，你且說與我姓名，共是幾人去，并幾人跟呼延灼來。』燕青道：『有單在此。』

分去獨松關廝殺取關，見有正偏將佐二十三員：

先鋒盧俊義

朱武

林冲

董平

張清

解珍

解寶

呂方

郭盛

歐鵬

鄧飛

李忠

周通

鄒淵

鄒潤

孫新

顧大嫂

李立

白勝

湯隆

朱貴

朱富

時遷

見在湖州守禦，即日進兵德清縣，見有正偏將佐一十九員：

呼延灼

索超

穆弘

雷橫

楊雄

劉唐

單廷珪

魏定國

陳達

楊春

薛永

杜遷

楊春

李雲

石勇

龔旺

丁得孫

張青

孫二娘

「這兩處將佐，通計四十二員，小弟來時，那裏商議定了，日下進兵。」宋江道：「既然如此，兩路進兵，攻取最好。卻纔柴大官人，要和你去方臘賊巢裏面去做細作，你敢去麼？」燕青道：「主帥差遣，安敢不從？小弟願倍侍柴大官人去。」柴進甚喜，便道：「我扮做個白衣秀才，你扮做個僕者；一主一僕，背着琴劍書箱上路去，無人疑忌。直去海邊尋船，使過越州，卻取小路去諸暨縣，就那裏穿過山路，取睦州不遠了。」商議已定，擇一日，柴進、燕青辭了宋先鋒，收拾琴劍書箱，自投海邊，尋船過去，不在話下。

且說軍師吳用再與宋江道：「杭州南半邊，有錢塘大江，通達海島，若得幾個人駕小船從海邊去進赭山門，到南門外江邊，放起號砲，豎立號旗，城中必慌。你水軍中頭領，誰人去走一遭。」說猶未了，張橫、三阮道：「我們都去。」宋江道：「杭州西路，又靠着湖泊，亦要水軍用度，你等不可都去。」吳用道：「只可叫張橫同阮小七，駕船將引侯健、段景住去。」當時撥了四個人，引着三十餘個水手，將帶了十數個火砲號旗，自來海邊尋船，望錢塘江裏進發。

看官聽說，這回話，都是散沙一般。先人書會留傳，一個個都要說到，只是難做一時說；慢慢敷演關

目，下來便見。看官只牢記關目頭行，便知衷曲奧妙。

再說宋江分調兵將已了，回到秀州，計議進兵，攻取杭州，忽聽得東京有使命齋捧御酒賞賜到州。宋江引大小將校，迎接入城，謝恩已罷，作御酒供宴，管待天使。飲酒中間，天使又將出太醫院奏准，爲上皇乍感小疾，索取『神醫』安道全回京，駕前委用，降下聖旨，就令來取。宋江不敢阻當。次日，管待天使已了，就行起送安道全赴京。宋江等送出十里長亭餞行，安道全自同天使回京。有詩讚曰：

安子青囊藝最精，

山東行散有聲名：

人誇脈得倉公妙，

自負丹如薊子成。

刮骨立看金鏃出，

解肌時見刃痕平。

梁山結義堅如石，

此別難忘手足情。

再說宋江把頒降到賞賜，分俵衆將，擇日祭旗起軍，辭別劉都督，耿參謀，上馬進兵，水陸並行，船騎同發。路至崇德縣，守將聞知，奔回杭州去了。

且說方臘太子方天定，聚集諸將在行宮議事。——今時龍翔宮基址，乃是舊日行宮。——方天定

手下有四員大將。那四員：

寶光如來國師鄧元覺

南離大將軍元帥石寶

鎮國大將軍厲天潤

護國大將軍司行方

這四個皆稱元帥大將軍名號，是方臘加封。又有二十四員偏將。那二十四員：

厲天佑

吳值

趙毅

黃愛

晁中

湯逢士

王勣

薛斗南

冷恭

張儉

元興

姚義

溫克讓

茅迪

王仁

崔彧

廉明

徐白

張道原

鳳儀

張韜

蘇涇

米泉

貝應夔

這二十四個，皆封為將軍。共是二十八員，在方天定行宮，聚集計議，方天定說道：『即日宋江水陸

並進，過江南來，平折了與他三個大郡。止有杭州，是南國之屏障。若有虧失，睦州焉能保守？前者司天太監浦文英，奏是「罡星侵入吳地，就裏為禍不小。」正是這夥人了。今來犯吾境界，汝等諸官，各受重爵，

務必赤心報國，休得怠慢。』衆將啓奏方天定道：『主上寬心！放着許多精兵良將，未曾與宋江對敵。目今雖是折陷了數處州郡，皆是不得其人，以致如此。今聞宋江、盧俊義分兵三路，來取杭州，殿下與國師謹守寧海軍城郭，作萬年基業。臣等衆將，各各分調迎敵。』太子方天定大喜，傳下令旨，也分三路軍馬，前去策應，只留國師鄧元覺同保城池。分去那三員元帥乃是：

護國元帥司行方，引四員首將，救應德清：

薛斗南

黃愛

徐白

米泉

鎮國元帥厲天潤，引四員首將，救應獨松關：

厲天佑

張儉

張韜

姚義

南離元帥石寶，引八員首將總軍，出郭迎敵大隊人馬：

溫克讓

趙毅

冷恭

王仁

張道原

吳值

廉明

鳳儀

三員大將，分調三路，各引軍三萬。分撥人馬已定，各賜金帛，催促起身。元帥司行方引了一枝軍馬，

救應德清州，望餘杭州進發。

且不說兩路軍馬策應去了。卻說這宋先鋒大隊軍兵，迤邐前進，來至臨平山，望見山頂一面紅旗，在那裏磨動。宋江當下差正將二員——花榮，秦明——先來哨路，隨即催趲戰船車過長安壩來。花榮，秦明兩個，帶領了一千軍馬，轉過山嘴，早迎着南軍石寶軍馬。手下兩員首將當先，望見花榮，秦明，一齊出馬。一個是王仁，一個是鳳儀，各挺一條長鎗，便奔將來。宋軍中花榮，秦明，便把軍馬擺開出戰。秦明手舞狼牙大棍，直取鳳儀；花榮挺鎗來戰王仁。四馬相交，鬪過十合，不分勝敗。秦明，花榮觀見南軍後有接應，都喝一聲『少歇！』各回馬還陣。花榮道：『且休戀戰，快去報哥哥來，別作商議。』後軍隨即飛報去中軍。宋江引朱仝，徐寧，黃信，孫立四將，直到陣前。南軍王仁，鳳儀，再出馬交鋒，大罵：『敗將敢再出來交戰！』秦明大怒，舞起狼牙棍，縱馬而出，和鳳儀再戰。王仁卻搭花榮出戰，只見徐寧一騎馬，便挺鎗殺去。花榮與徐寧是一副一正——金鎗手，銀鎗手——花榮隨即也縱馬，便出在徐寧背後，拈弓取箭在手，不等徐寧，王仁交手，覷得較親，只一箭，把王仁射下馬去，南軍盡皆失色。鳳儀見王仁被箭射下馬來，喫了一驚，措手不及，被秦明當頭一棍打着，顯下馬去，南兵漫散奔走。宋軍衝殺過去，石寶抵當不住，退回

皋亭山來，直近東新橋下寨。當日天晚，策立不定，南兵且退入城去。

次日，宋先鋒軍馬已過了皋亭山，直抵東新橋下寨，傳令教分調本部軍兵，作三路夾攻杭州。那三

軍兵將佐是誰？

一路分撥步軍頭領正偏將，從湯鎮路去取東門，是：

朱仝

史進

魯智深

武松

王英

扈三娘

一路分撥水軍頭領正偏將，從北新橋取古塘，截西路，打靠湖城門：

李俊

張順

阮小二

阮小五

孟康

中路馬步水三軍，分作三隊進發，取北關門，艮山門。前隊正偏將是：

關勝

花榮

秦明

徐寧

郝思文

凌振

第二隊總兵主將宋先鋒，軍師吳用，部領人馬。正偏將是：

戴宗

李逵

石秀

黃信

孫立

樊瑞

鮑旭

項充

李袞

馬麟

裴宣

蔣敬

燕順

宋清

蔡福

蔡慶

郁保四

第三隊水路陸路助戰策應。正偏將是：

李應

孔明

杜興

楊林

童威

童猛

當日宋江分撥大小三軍已定，各自進發。

有話卽長，無話卽短。且說中路大隊軍兵前隊關勝，直哨到東新橋，不見一個南軍。關勝心疑，退回橋外，使人回覆宋先鋒。宋江聽了，使戴宗傳令，分付道：『且未可輕進。每日輪兩個頭領出哨。』頭一日，是花榮，秦明，第二日徐寧，郝思文，一連哨了數日，又不見出戰。此日又該徐寧，郝思文，兩個帶了數十騎馬，直哨到北關門來，見城門大開着，兩個來到弔橋邊看時，城上一聲播鼓響，城裏早撞出一彪軍馬來。徐寧，郝思文急回馬時，城西偏路喊聲又起，一百餘騎馬軍，衝在前面。徐寧并力死戰，殺出馬軍隊裏，回頭不見了郝思文。再回來看時，見數員將校，把郝思文活捉了入城去。徐寧急待回身，項上早中了一箭，帶着箭飛馬走時，六將背後趕來，路上正逢着關勝，救得回來，血暈倒了。六員南將，已被關勝殺退，自回城裏去了，慌忙報與宋先鋒知道。宋江急來看徐寧時，七竅流血。宋江垂淚，便喚隨軍醫士治療，拔去箭

矢，用金鎗藥敷貼。宋江且教扶下戰船內將息，自來看視。當夜三四次發昏，方知中了藥箭。宋江仰天嘆道：「「神醫」安道全，已被取回京師，此間又無良醫可救，必損吾股肱也！」傷感不已。吳用來請宋江回寨，主議軍情，勿以兄弟之情，誤了國家重事。宋江使人送徐寧到秀州去養病，不想箭中藥毒，調治不痊。且說宋江又差人去軍中打聽郝思文消息，次日，只見小軍來報道：「杭州北關門城上，把竹竿挑起郝思文頭來示衆。」方知道被方天定碎剮了。宋江見報，好生傷感。後半月徐寧已死，申文來報。宋江因折了二將，按兵不動，且守住大路。

卻說李俊等引兵到北新橋住札，分軍直到古塘深山去處探路，聽得飛報道：折了郝思文，徐寧中箭而死。李俊與張順商議道：「尋思我等這條路道，第一要緊是去獨松關，湖州，德清二處衝要路口。抑且賊兵都在這裏出沒，我們若當住他咽喉道路，被他兩面來夾攻，我等兵少，難以迎敵。不若一發殺入西山深處，卻好屯扎。西湖水面好做我們戰場，山西後面，通接西溪，卻又好做退步。」便使小校報知先鋒，請取軍令。次後引兵直過桃源嶺西山深處，在今時靈隱寺屯駐；山北面西溪山口，亦扎小寨，在今時古塘深處；前軍卻來唐家瓦出哨。當日張順對李俊說道：「南兵都已收入杭州城裏去了。我們在此屯

兵，今經半月之久，不見出戰，只在山裏，幾時能勾獲功。小弟今欲從湖裏沒水過去，從水門中暗入城去，放火爲號。哥哥便可進兵取他水門，就報與主將先鋒，教三路一齊打城。」李俊道：「此計雖好，恐兄弟獨力難成。」張順道：「便把這命報答先鋒哥哥許多年好情分，也不多了。」李俊道：「兄弟且慢去，待我先報與哥哥，整點人馬策應。」張順道：「我這裏一面行事，哥哥一面使人去報。比及兄弟到得城裏，先鋒哥哥已自知了。」當晚張順身邊藏了一把蓼葉尖刀，飽喫了一頓酒食。來到西湖岸邊，看見那三面青山，一湖綠水，遠望城郭，四座禁門，臨着湖岸。那四座門：錢塘門，湧金門，清波門，錢湖門。看官聽說，原來這杭州舊宋以前，喚做清河鎮。錢王手裏，改爲杭州寧海軍，設立十座城門：東有菜市門，薦橋門；南有候潮門，嘉會門；西有錢湖門，清波門，湧金門，錢塘門；北有北關門，艮山門。高宗車駕南渡之後，建都於此，喚做『花花』臨安府，又添了三座城門。目今方臘占據時，還是錢王舊都；城子方圓八十里，雖不比南渡以後，安排得十分的富貴，從來江山秀麗，人物奢華，所以相傳道：『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怎見得？

江浙昔時都會，錢塘自古繁華。休言城內風光，且說西湖景物。有一萬頃碧澄澄，掩映琉璃，列三千面青娜娜，參差翡翠。春風湖上，豔桃濃李如描；夏日池中，綠蓋紅蓮似畫；秋雲涵如，看南國嫩

菊堆金；冬雪紛飛，觀北嶺寒梅破玉。九里松青煙細細，六橋水碧響泠泠。曉霞連映三天竺，暮雲深鎖二高峯。風生在猿呼洞口，雨飛來龍井山頭。三賢堂畔，一條鰲背侵天；四聖觀前，百丈祥雲繚繞。蘇公堤東坡古跡，孤山路和靖舊居。訪友客投靈隱去，簪花人逐淨慈來。平昔只聞三島遠，豈知湖北勝蓬萊？

蘇東坡學士有詩讚道：

湖光瀲灩晴偏好，

山色空濛雨亦奇。

若把西湖比西子，

淡妝濃抹也相宜。

又有古詞名浣溪沙爲證：

湖上朱橋響畫輪，溶溶春水浸春雲，碧琉璃滑淨無塵。

當路遊絲迎醉客，入花黃鳥喚行人，

日斜歸去奈何春！

這西湖，故宋時果是景致無比，說之不盡。張順來到西陵橋上，看了半晌。時當春暖，西湖水色拖藍，四面山光疊翠。張順看了道：『我身生在潯陽江上，大風巨浪，經了萬千，何曾見這一湖好水，便死在這

裏，也做個快活鬼！』說罷，脫下布衫，放在橋下，頭上挽着個穿心紅的鬻兒，下面着腰生絹水裙，繫一條脫膊，掛一口尖刀；赤着脚，鑽下湖裏去，卻從水底下摸將過湖來。此時已是初更天氣，月色微明，張順摸近湧金門邊，探起頭來，在水面上聽時，城上更鼓，卻打一更四點。城外靜悄悄地，沒一個人；城上女牆邊，有四五個人在那裏探望。張順再伏在水裏去了，又等半回，再探起頭來看時，女牆邊悄不見一個人。張順摸到水口邊看時，一帶都是鐵牕櫺隔着；摸裏面時，都是水簾護定，簾子上有繩索，索上縛着一串銅鈴。張順見牕櫺牢固，不能勾入城，舒隻手入去，扯那水簾時，牽得索子上鈴響，城上人早發起喊來。張順後水底下，再鑽入湖裏伏了。聽得城上人馬下來，看那水簾時，又不見有人，都在城上說道：『鈴子響得蹺蹺，莫不是個大魚，順水游來，撞動了水簾。』衆軍漢看了一回，並不見一物，又各自去睡了。張順再聽時，城樓上已打三更，打了好一回更點，想必軍人各自去東倒西歪睡熟了。張順再鑽向城邊去，料是水裏入不得城。爬上岸來看時，那城上不見一個人在上面，便欲要爬上城去，且又尋思道：倘或城上有人，卻不干折了性命，我且試探一試探。摸些土塊，擲撒上城去。有不曾睡的軍士，叫將起來，再下來看水門時，又沒動靜。再上城來敵樓上看湖面上時，又沒一隻船隻。原來西湖上船隻，已奉方天定今旨，都收入

清波門外，和淨慈港內，別門俱不許泊船。衆人道：『卻是作怪？』口裏說道：『定是個鬼！我們各自睡去，休要保他！』口裏雖說，卻不去睡，盡伏在女牆邊。張順又聽了一個更次，不見些動靜，卻鑽到城邊來聽上面，更鼓不響。張順不敢便上去，又把些土石拋擲上城去，又沒動靜。張順尋思道：『已是四更，將及天亮，不上城去，更待幾時？』卻纔爬到半城，只聽得上面一聲梆子響，衆軍一齊起。張順從半城上跳下水池裏去，待要趁水沒時，城上踏弩，硬弓，苦竹箭，鵝卵石，一齊都射打下來。可憐張順英雄，就湧金門外水池中身死！詩曰：

曾聞善戰死兵戎，

善溺終然喪水中。

瓦罐不離井上破，

勸君莫但逞英雄。

話分兩頭，卻說宋江日間已接了李俊飛報，說張順沒水入城，放火爲號，便轉報與東門軍士去了。當夜宋江在帳中和吳用議事，到四更，覺道神思困倦，退了左右，在帳中伏几而臥。猛然一陣冷風，宋江起身看時，只見燈燭無光，寒氣逼人。定睛看時，見一個似人非人，似鬼非鬼，立於冷氣之中。看那人時，渾身血污着，低低道：『小弟跟隨哥哥許多年，恩愛至厚。今以殺身報答，死於湧金門下鎗箭之中，今特來

辭別哥哥。』宋江道：『這個不是張順兄弟！』回過臉來這邊，又見三四個，都是鮮血滿身，看不仔細。宋江大哭一聲，驀然覺來，乃是南柯一夢。帳外左右，聽得哭聲，入來看時，宋江道：『怪哉！』叫請軍師圓夢。吳用道：『兄長卻纔困倦暫時，有何異夢。』宋江道：『適間冷氣過處，分明見張順一身血污，立在此間，告道：「小弟跟着哥哥許多年，蒙恩至厚。今以殺身報答，死於湧金門下鎗箭之中，特來辭別。」轉過臉來，這面又立着三四個帶血的人，看不分曉，就哭覺來。』吳用道：『早間李俊報說，張順要過湖裏去，越城放火爲號，莫不只是兄長記心，卻得這惡夢。』宋江道：『只想張順是個精靈的人，必然死於無辜。』吳用道：『西湖到城邊，必是險隘，想端的送了性命。張順魂來，與兄長託夢。』宋江道：『若如此時，這三四個又是甚人。』和吳學究議論不定，坐而待旦，絕不見城中動靜，心中越疑。看看午後，只見李俊使人飛報將來說：『張順去湧金門越城，被箭射死於水中，見今西湖城上，把竹竿挑起頭來，掛着號令。』宋江見報了，又哭的昏倒；吳用等衆將亦皆傷感；原來張順爲人甚好，深得弟兄情分。宋江道：『我喪了父母，也不如此傷悼，不由我連心透骨苦痛。』吳用及衆將勸道：『哥哥以國家大事爲念，休爲弟兄之情，自傷貴體。』宋江道：『我必須親自到湖邊，與他弔孝。』吳用諫道：『兄長不可親臨險地，若賊兵知得，

必來攻擊。』宋江道：『我自有計較。』隨即點李逵，鮑旭，項充，李袞四個，引五百步軍去探路，宋江隨後帶了石秀，戴宗，樊瑞，馬麟，引五百軍士，暗暗地從西山小路裏去李俊寨裏。李俊等接着，請到靈隱寺中方丈內歇下。宋江又哭了一場，便請本寺僧人，就寺裏誦經，追薦張順。次日天晚，宋江叫小軍去湖邊揚一首白幡，上寫道：『亡弟正將張順之魂。』插於水邊。西陵橋上，排下許多祭物，卻分付李逵道：『如此如此。』埋伏在北山路口；樊瑞，馬麟，石秀左右埋伏；戴宗隨在身邊。只等天色相近一更時分，宋江掛了白袍，金盃上蓋着一層孝絹，同戴宗，并五七個僧人，卻從小行山轉到西陵橋上。軍校已都列下黑豬白羊，金銀祭物，點起燈燭熒煌，焚起香來。宋江在當中證盟，朝着湧金門下哭奠，戴宗立在側邊。先是僧人搖鈴誦咒，攝招呼名，祝讚張順，魂魄降，墜神旛。次後戴宗宣讀祭文，宋江親自把酒澆奠，仰天望東而哭。正哭之間，只聽得橋下兩邊，一聲喊起，南北兩山，一齊鼓響：兩彪軍馬來拿宋江。正是只因恩義如天大，惹起兵戈捲地來。畢竟宋江，戴宗怎地迎敵，且聽下回分解。

張順魂捉方天定

宋江智取寧海軍

話說宋江和戴宗正在西陵橋上祭奠張順，已有人報知方天定，差下十員首將，分作兩路，來拿宋江，殺出城來。南山五將，是吳值，趙毅，晁中，元興，蘇涇；北山路也差五員首將，是溫克讓，崔或，廉明，茅迪，湯逢士；南北兩路，共十員首將，各引三千人馬，半夜前後開門，兩頭軍兵，一齊殺出來。宋江正和戴宗奠酒化紙，只聽得橋下喊聲大舉。左有樊瑞，馬麟，右有石秀，各引五千人埋伏，聽得前路火起，一齊也舉起火來，兩路分開，趕殺南北兩山軍馬。南兵見有準備，急回舊路；兩邊宋兵追趕。溫克讓引着四將，急回過河去時，不隄防保叔塔山背後，撞出阮小二，阮小五，孟康，引五千軍殺出來，正截斷了歸路，活捉了茅迪，亂鎗戳死湯逢士。南山吳值也引着四將，迎着宋兵追趕，急退回來，不隄防定香橋正撞着李逵，鮑旭，項充，李袞，引五百步隊軍殺出來。那兩個牌手，直搶入懷裏來，手舞蠻牌，□刀出鞘，早剝倒元興，鮑旭刀砍死蘇涇，李逵斧劈死趙毅，軍兵大半殺下湖裏去了，都被滄死。投到城裏救軍出來時，宋江軍馬已都入山裏去了，都到靈隱寺取齊，各自請功受賞。兩路奪得好馬五百餘匹。宋江分付留下石秀，樊瑞，馬麟，相幫李俊等同管西湖山寨，準備攻城。宋江只帶了戴宗，李逵等回皋亭山寨中。吳用等接入中軍帳坐下，宋

江對軍師說道：『我如此行計，也得他四將之首，活捉了茅迪，將來解幫張招討軍前，斬首施行。』

宋江在寨中，惟不知獨松關，德清二處消息，便差戴宗去探，急來回報。戴宗去了數日，回來寨中，參見先鋒，說知盧先鋒已過獨松關了，早晚便到此間。宋江聽了，憂喜相半，就問兵將如何？戴宗答道：『我都知那里廝殺的備細，更有公文在此。先鋒請休煩惱。』宋江道：『莫非又損了我幾個弟兄？你休隱避我，與我實說情由。』戴宗道：『盧先鋒自從去取獨松關，那關兩邊都是高山，只中間一條路。山上蓋着關所，關邊有一林大樹，可高數十餘丈，望得諸處皆見；下面盡是叢叢雜雜松樹。關上守把三員賊將，爲首的喚做吳昇，第二個是蔣印，第三個是衛亨。初時連日下關，和林冲廝殺，被林冲蛇矛戳傷蔣印，吳昇不敢下關，只在關上守護。次後厲天閏又引四將到關救應，乃是厲天祐，張儉，張韜，姚義四將。次日下關來廝殺，賊兵內厲天祐首先出馬，和呂方相持，約鬪五六十合，被呂方一戟刺死厲天祐，賊兵上關去了，並不下來。連日在關下等了數日，盧先鋒爲見山嶺峻峻，卻差歐鵬，鄧飛，李忠，周通四個上山探路，不隄防厲天閏要替兄弟復讎，引賊兵衝下關來，首先一刀，斬了周通。李忠……帶傷走了；若是救應得遲時，都是休了的。救得三將回寨。次日，「雙鎗將」董平，焦躁要去復讐，勒馬在關下大罵賊將，不隄防關上

一火炮打下來，砲風正傷了董平左臂，回到寨裏，就使鎗不得，把夾板綁了臂膊。次日定要去報讎，盧先鋒當住了不會去。過了一夜，臂膊料好，不教盧先鋒知道，自和張清商議了，兩個不騎馬，先行上關來。關上走下厲天閏，張韜來交戰。董平要捉厲天閏，步行使鎗，厲天閏也使長鎗來迎，與董平鬪了十合。董平心裏只要廝殺，爭奈左手使鎗不應，只得退步。厲天閏趕下關來，張清便挺鎗去搠厲天閏。厲天閏卻閃去松樹背後，張清手中那條鎗，卻搠在松樹上。急要拔時，搠牢了，拽不脫，被厲天閏還一鎗來，腹上正着，戳倒在地。董平見搠倒張清，急使雙鎗去戰時，不隄防張韜卻在背後攔腰一刀，把董平剝做兩段。盧先鋒知得，急去救應，兵已上關去了，下面又無計可施。得了孫新，顧大嫂夫妻二人，扮了逃難百姓，去到深山裏，尋得一條小路，引着李立，湯隆，時遷，白勝四個，從小路過到關上，半夜裏卻摸上關，放起火來。賊將見關上火起，知有宋兵已透過關，一齊棄了關隘便走。盧先鋒上關點兵將時，孫新，顧大嫂活捉得原守關將吳昇；李立，湯隆活捉得原守關將蔣印；時遷，白勝活捉得原守關將衛亨；將此三人，都解赴張招討軍前去了。收拾得董平，張清，周通三人屍骸，葬於關上。盧先鋒追過關四十五里，趕上賊兵，與厲天閏交戰，約鬪了三十餘合，被盧先鋒殺死厲天閏，止存張儉，張韜，姚義，引着敗殘軍馬，勉強迎敵，得便退回，只

在早晚便到。主帥不信，可看公文。」宋江看了公文，心中添悶，眼淚如泉。

吳用道：「既是盧先鋒得勝了，可調軍將去夾攻，南兵必敗，就行接應湖州呼延灼那路軍馬。」宋江應道：「言之極當！」便調李逵，鮑旭，項充，李袞，引三千步軍，從山路接將去。「黑旋風」引了軍兵，歡天喜地去了。且說宋江軍馬，攻打東門，正將朱仝等原撥五千馬步軍兵，從湯鎮路上村中，奔到菜市門外，攻取東門。那時東路沿江，都是人家村居道店，賽過城中，茫茫蕩蕩，田園地段。當時來到城邊，把軍馬排開，魯智深首先出陣，步行搭戰，提着鐵禪杖，直來城下大罵：「蠻撮鳥們，出來和你廝殺！」那城上見是個和尚挑戰，慌忙報入太子宮中來。當有寶光國師鄧元覺聽的是個和尚勒戰，便起身奏太子道：「小僧聞梁山泊有這個和尚，名爲魯智深，慣使一條鐵禪杖，請殿下去東門城上，看小僧和他步鬪幾合。」方天定見說大喜，傳令旨，遂引八員猛將，同元帥石寶，都來菜市門城上，看國師迎敵。當下方天定和石寶在敵樓上坐定，八員戰將，簇擁在兩邊，看寶光國師戰時，那寶光和和尚怎生結束，但見：

穿一領烈火猩紅直綴，繫一條虎筋打就圓縲，掛一串七寶瓔珞數珠，着一雙九環鹿皮僧鞋。襯裏是香線金獸掩心，雙手使錚光渾鐵禪杖。

當時開城門，放吊橋，那寶光國師鄧元覺引五百刀手步軍，飛奔出來。魯智深見了道：『原來南軍也有這禿廝出來。洒家教那廝喫俺一百禪杖！』也不打話，輪起禪杖，便奔將來。寶光國師也使禪杖來迎。兩個一齊都使禪杖相併，但見：

魯智深忿怒，全無清淨之心；鄧元覺生嗔，豈有慈悲之念。這個何曾尊佛道，只於月黑殺人；那個不會看經文，惟要風高放火。這個向靈山會上，惱如來懶坐蓮臺；那個去善法堂前，勒揭諦使回金杵。一個盡世不修梁武懺，一個平生那識祖師禪。

這魯智深和寶光國師，鬪過五十餘合，不分勝敗。方天定在敵樓上看了，與石寶道：『只說梁山泊有個「花和尚」魯智深，不想原來如此了得，名不虛傳！鬪了這許多時，不曾折半點兒便宜與寶光和尚。』石寶答道：『小將也看得呆了，不曾見這一對敵手。』正說之間，只聽得飛馬又報道：『北關門下，又有軍到城下。』石寶慌忙起身去了。且說城下宋軍中，『行者』武松見魯智深戰寶光不下，恐有疎失，心中焦躁，便舞起雙戒刀，飛出陣來，直取寶光。寶光見他兩個併一個，拖了禪杖，望城裏便走。武松奮勇直趕殺去，忽地城門裏突出一員猛將，乃是方天定手下貝應夔，便挺鎗躍馬，接住武松廝殺。兩個正在

弔橋上撞着，被武松閃個過，撇了手中戒刀，搶住他鎗桿，只一拽，連人和軍器拖下馬來，槓察的一刀，把貝應夔剝下頭來。魯智深隨後接應了回來，方天定急叫拽起弔橋，收兵入城，這裏朱仝也叫引軍退十里下寨，使人去報捷宋先鋒知會。

當日宋江引軍到北關門搦戰，石寶帶了流星鎚上馬，手裏橫着劈風刀，開了城門，出來迎敵。宋軍陣上，『大刀』關勝出馬，與石寶交戰。兩個鬪到二十餘合，石寶撥回馬便走，關勝急勒住馬，也回本陣。宋江問道：『緣何不去追趕？』關勝道：『石寶刀法，不在關勝之下，雖然回馬，必定有計。』吳用道：『段愷曾說，此人慣使流星鎚，回馬詐輸，漏人深入重地。』宋江道：『若去追趕，定遭毒手；且收軍回寨，一面差人去賞賜武松。』

卻說李逵等引着步軍，去接應盧先鋒，來到山路裏，正撞着張儉等敗軍，併力衝殺入去，亂軍中殺死姚義。有張儉，張韜二人，再奔回關上那條路去，正逢着盧先鋒，大殺一陣，便望深山小路而走。背後追趕得緊急，只得棄了馬，奔走山下逃命。不期竹篠中鑽出兩個人來，各拿一把鋼叉，張儉，張韜措手不及，被兩個拿叉戳翻，直捉下山來。原來戳翻張儉，張韜的，是解珍，解寶。盧先鋒見拿二人到來，大喜，與李逵

等合兵一處，會同衆將，同到皋亭山大寨中來，參見宋先鋒等。訴說折了董平，張清，周通一事，彼各傷感，諸將盡來參拜了宋江，合兵一處下寨。次日，教把張儉解赴蘇州，張招討軍前，梟首示衆。將張韜就寨前割腹剜心，遙空祭奠董平，張清，周通了當。

宋先鋒與吳用計議道：『啓請盧先鋒領本部人馬，去接應德清縣路上呼延灼等這支軍，同到此間，計合取城。』盧俊義得令，便點本部兵馬起程，取路望奉口鎮進發。三軍路上，到得奉口，正迎着司行方敗殘軍兵回來。盧俊義接着，大殺一陣，司行方墜水而死，其餘各自逃散去了。呼延灼參見盧先鋒，合兵一處，回來皋亭山總寨，參見宋先鋒等，諸將會合計議。宋江見兩路軍馬都到了杭州，那宣州，湖州，獨松關等處，皆是張招討，從參謀自調統制前去各處護境安民，不在話下。

宋江看呼延灼部內，不見了雷橫，龔旺二人。呼延灼訴說雷橫在德清縣南門外，和司行方交鋒，鬪到三十合，被司行方砍下馬去。龔旺因和黃愛交戰，趕過溪來，和人連馬，陷倒在溪裏，被南軍亂鎗戳死。米泉卻是索超一斧劈死。黃愛，徐白衆將向前活捉在此。司行方趕逐在水裏淪死。薛斗南亂軍中逃難，不知去向。宋江聽得又折了雷橫，龔旺兩個兄弟，淚如雨下，對衆將道：『前日張順與我托夢時，見右邊

立着三四個血污衣襟之人，在我面前現形，正是董平，張清，周通，雷橫，龔旺這夥陰魂了。我若得了杭州寧海軍時，重重地請僧人設齋，做好事，追薦超度衆兄弟。」將黃愛徐白解赴張招討軍前斬首，不在話下。

當日宋江叫殺牛宰馬，宴勞衆軍。次日，與吳用計議定了，分撥正偏將佐，攻打杭州。

副先鋒盧俊義，帶領正偏將一十二員，攻打後潮門：

林冲

呼延灼

劉唐

解珍

解寶

單廷珪

魏定國

陳達

楊春

杜遷

李雲

石勇

花榮等正偏將一十四員，攻打艮山門：

花榮

秦明

朱武

黃信

孫立

李忠

鄒淵

鄒潤

李立

白勝

湯隆

穆春

朱貴

朱富

穆弘等正偏將十一員，去西山寨內，幫助李俊等，攻打靠湖門：

李俊

阮小二

阮小五

孟康

石秀

樊瑞

馬麟

穆弘

楊雄

薛永

丁得孫

孫新等正偏將八員，去東門寨幫助朱仝攻打菜市，薦橋等門：

朱仝

史進

魯智深

武松

孫新

顧大嫂

張青

孫二娘

東門寨內，取回偏將八員，兼同李應等，管領各寨探事，各處策應：

李應

孔明

楊林

杜興

童威

童猛

王英

扈三娘

正先鋒使宋江帶領正偏將二十一員，攻打北關門大路：

吳用

關勝

索超

戴宗

李逵

呂方

郭盛

歐鵬

鄧飛

燕順

凌振

鮑旭

項充

李袞

宋清

裴宣

蔣敬

蔡福

蔡慶

時遷

郁保四

當下宋江調撥將佐，取四面城門。

宋江等部領大隊人馬，直近北關門城下勒戰。城上鼓響鑼鳴，大開城門，放下弔橋，石寶首先出馬來戰。宋軍陣上，『急先鋒』索超平生性急，揮起大斧，也不打話，飛奔出來，便鬪石寶。兩馬相交，二將猛戰，未及十合，石寶賣個破綻，回馬便走。索超追趕，關勝急叫休去時，索超臉上着一鎚，打下馬去。鄧飛急去救時，石寶馬到，鄧飛措手不及，又被石寶一刀，砍做兩段。城中寶光國師，引了數員猛將，衝殺出來，宋兵大敗，望北而走。卻得花榮，秦明等刺斜裏殺將來，衝退南軍，救得宋江回寨。石寶得勝，歡天喜地，回城中去了。

宋江等回到皋亭山大寨歇下，陞帳而坐，又見折了索超，鄧飛二將，心中好生納悶。吳用諫道：『城中有此猛將，只宜智取，不可對敵。』宋江道：『似此損兵折將，用何計可取？』吳用道：『先鋒計會各門了當，再引軍攻打北關門。城裏兵馬，必然出來迎敵，我卻佯輸詐敗，誘引賊兵，遠離城郭，放砲爲號，各門一齊打城。但得一門軍馬進城，便放起火來應號，賊兵必然各不相顧，可獲大功。』宋江便喚戴宗傳令

知會。次日，令關勝引些多軍馬去北關門城下勒戰。城上鼓響，石寶引軍出城，和關勝交馬。戰不過十合，關勝急退。石寶軍兵趕來，凌振便放起砲來。號砲起時，各門都發起喊來，一齊攻城，且說副先鋒盧俊義引着林冲等調兵攻打候潮門，軍馬來到城下，見城門不關，下着吊橋。劉唐要奪頭功，一騎馬，一把刀，直搶入城去。城上看見劉唐飛馬奔來，一斧砍斷繩索，墜下閘板，可憐悍勇劉唐，連馬和人，同死於門下。原來杭州城子，乃錢王建都，製立三重門：關外一重閘板，中間兩扇鐵葉大門，裏面又是一層排柵門。劉唐搶到城門下，上面早放下閘板來。兩邊又有埋伏軍兵，劉唐如何不死！林冲呼延灼見折了劉唐，領兵回營，報覆盧俊義。各門都入不去，只得且退，使人飛報宋先鋒大寨知道。宋江聽得又折了劉唐，被候潮門閘死，痛哭道：「屈死了這個兄弟！自鄆城縣結義，跟着晁天王上梁山泊，受了許多年辛苦，不曾快樂。大小百十場出戰交鋒，出百死，得一生，未嘗折了銳氣。誰想今日卻死於此處！」軍師吳用道：「此非良法，這計不成，倒送了一個兄弟。且教各門退軍，別作道理。」

宋江心焦，急欲要報讎雪恨，嗟嘆不已。部下『黑旋風』便道：「哥哥放心，我明日和鮑旭、項充、李袞四個人，好歹要拿石寶那厮！」宋江道：「那人英雄了得，你如何近傍得他？」李逵道：「我不信，我明

日不捉得他，不來見哥哥面。」宋江道：「你只小心在意，休覷得等閒。」『黑旋風』李逵，回到自己帳房裏，篩下大碗酒，大盤肉，請鮑旭、項充、李袞來喫酒，說道：「我四個，從來做一路廝殺。今日我在先鋒哥哥面前，砍了大嘴，明日要捉石寶那廝，你二個不要心懶。」鮑旭道：「哥哥今日也教馬軍向前，明日也教馬軍向前，今晚我等約定了，來日務要齊心向前，捉石寶那廝。我們四個都爭口氣！」次日早晨，李逵等四人，喫得醉飽了，都拿軍器出寨，請先鋒哥哥看廝殺。宋江見四個都半醉，便道：「你四個兄弟，休把性命作戲！」李逵道：「哥哥，休小覷我們！」宋江道：「只願你們應得口便好！」宋江上馬，帶同關勝、歐鵬、呂方、郭盛四個馬軍將佐，來到北關門下，擂鼓搖旗搭戰。李逵火雜雜地，搭着雙斧，立在馬前；鮑旭挺着板刀，睜着怪眼，只待廝殺；項充、李袞各挽一面團牌，插着飛刀二十四把，挺鐵鎗伏在兩側。只見城上鼓響鑼鳴，石寶騎着一匹瓜黃馬，拿着劈風刀，引兩員首將，出城來迎敵：上首吳值，下首廉明。三員將卻纔出得城來，李逵是個不怕天地的人，大吼了一聲，四個直奔到石寶馬頭前來。石寶便把劈風刀去迎時，早來到懷裏。李逵一斧，砍斷馬脚，石寶便跳下來，望馬軍羣裏躲了。鮑旭早把廉明一刀，砍下馬來。兩個牌手，早飛出刀來；空中似玉魚亂躍，銀葉交加。宋江把馬軍衝到城邊時，城上擂木砲石，亂打下來。宋

江怕有疎失，急令退軍，不想鮑旭早鑽入城門裏去了。宋江只叫得苦。石寶卻伏在城門裏面，看見鮑旭搶將入來，刺斜裏只一刀，早把鮑旭砍做兩斷。項充、李袞急護得李逵回來。宋江軍馬退還本寨，又見折了鮑旭，宋江越添愁悶。李逵也哭奔回寨裏來。吳用道：「此計亦非良策，雖是斬得一將，卻折了李逵的副手。」

正是衆人煩惱間，只見解珍、解寶到寨來報事。宋江問其備細時，解珍稟道：「小弟和解寶，直哨到南門外二十餘里，地名范村，見江邊泊着一連有數十隻船，下去問時，原來是富陽縣袁評事解糧船。小弟欲要把他殺了，本人哭道：『我等皆是大宋良民，累被方臘不時科斂，但有不從者，全家殺害。我等今得天兵到來剪除，只指望再見太平之日，誰想又遭橫亡。』小弟見他說的情切，不忍殺他，又問他道：『你緣何卻來此處？』他說：『爲近奉方天定令旨，行下各縣，要刷洗村坊，着科斂白糧五萬石。老漢爲頭，斂得五千石，先解來交納。今到此間，爲大軍圍城廝殺，不敢前去，屯泊在此。』小弟得了備細，特來報知主將。」吳用大喜道：「此乃天賜其便，這些糧船上，定要立功。便請先鋒傳令，就是你兩個弟兄爲頭，帶將砲手凌振，并杜遷、李雲、石勇、鄒淵、鄒潤、李立、白勝、穆春、湯隆、王英、扈三娘、孫新、顧大嫂、張青、孫二娘，三對

夫妻，扮作艖公艖婆，都不要言語，混雜在艖後，一攪進得城去，便放連珠砲爲號，我這裏自調兵來策應。』解珍，解寶喚袁評事上岸來，傳下宋先鋒言語道：『你等既宋國良民，可依此行計。事成之後，必有重賞。』此時不由袁評事不從，許多將校，已都下船。卻把船上艖公人等，都只留在船上雜用，卻把艖公衣服脫來，與王英，孫新，張青穿了，裝扮做艖公。扈三娘，顧大嫂，孫二娘三人女將，扮做船婆，小校人等都做搖船水手。軍器衆將都埋藏在船艙裏，把那船一齊都放到江岸邊。此時各門圍哨的宋軍，也都不遠。袁評事上岸，解珍，解寶，和那數個艖公跟着，直到城下叫門。城上得知，問了備細來情，報入太子宮中。方天定便差吳值開城門，直來江邊，點了船隻，回到城中，奏知方天定。方天定差下六員將，引一萬軍出城，攔住東北角上，着袁評事搬運糧米，入城交納。此時衆將人等，都雜在艖公水手人內，混同搬糧運米入城，三個女將，也隨入城裏去了。五千糧食，須臾之間，都搬運已了。六員首將，却統引軍入城中。宋兵分投而來，復圍住城郭，離城三二里，列着陣勢。當夜二更時分，凌振取出九箱子母等砲，直去吳山頂上，放將起來；衆將各取火把，到處點着。城中不一時，鼎沸起來，正不知多少宋軍在城裏。方天定在宮中，聽了大驚，急急披掛上馬時，各門城上軍士，已都逃命去了。宋兵大振，各自爭功奪城。且說城西山內李俊等，得

了將令，引軍殺到淨慈港，奪得船隻，便從湖裏使將過來，湧金門上岸。衆將分投去搶各處水門，李雲、石秀首先登城。就夜城中混戰，止存南門不圍，亡命敗軍，都從那門下奔走。却說方天定上得馬，四下裏尋不着，一員將校，止有幾個步軍跟着，出南門奔走，忙忙似喪家之狗，急急如漏網之魚，走得到五雲山下，只見江裏走起一個人來，口裏銜着一把刀，赤條條跳上岸來。方天定在馬上見來得兇，便打馬要走。可奈那匹馬作怪，百般打也不動，却似有人籠住嚼環的一般。那漢搶到馬前，把方天定扯下馬來，一刀便割了頭，却騎了方天定的馬，一手提了頭，一手執刀，奔回杭州城來。林冲、呼延灼領兵趕到六和塔時，恰好正迎着那漢。二將認得是『船火兒』張橫，喫了一驚。呼延灼便叫：『賢弟那裏來？』張橫也不應，一騎馬直跑入城裏去。此時宋先鋒軍馬大隊已都入城了，就在方天定宮中爲帥府，衆將校都守住行宮。望見張橫一騎馬跑將來，衆人皆喫一驚。張橫直到宋江面前，滾鞍下馬，把頭和刀，撇在地下，納頭拜了兩拜，便哭起來。宋江慌忙抱住張橫道：『兄弟，你從那裏來？』阮小七又在何處？』張橫道：『我不是張橫。』宋江道：『你不是張橫，却是誰？』張橫道：『小弟是張順。因在湧金門外，被鎗箭攢死，一點幽魂，不離水裏飄蕩，感得西湖震澤龍君，收做金華太保，留於水府龍宮爲神。今日哥哥打破了城池，兄弟一魂纏住

方天定，半夜裏隨出城去，見哥哥張橫在大江裏，來借哥哥身殼，飛奔士岸，跟到五雲山脚下，殺了這賊，逕奔來見哥哥。』說了，驀然倒地。宋江親自扶起，張橫睜開眼，看了宋江并衆將，刀劍如林，軍士叢滿，張橫道：『我莫不在黃泉見哥哥麼？』宋江哭道：『却纔你與兄弟張順附體，殺了方天定這賊，你不曾死，我等都是陽人，你可精細着。』張橫道：『恁地說時，我的兄弟已死了！』宋江道：『張順因要從西湖水底下去換水門，入城放火，不想至湧金門外越城，被人知覺，鎗箭攢死在彼。』張橫聽了，大哭一聲『兄弟！』驀然倒了。衆人看張橫時，四肢不舉，兩眼朦朧，七魄悠悠，三魂杳杳，正是：未從五道將軍去，定是無常二鬼催。畢竟張橫悶倒，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國立中央圖書館



0435748



.46

34

19

籍